

# 我怎樣發現吉甫是詩經的作者

李辰冬

吉甫是詩經的作者，這是驚人的發現，也是使人不能相信的發現；然而事實俱在，不能不使我們相信。請讓我將這個發現的經過略為敘述——

## 一、工業心理學的啓示

民國三十六年，我曾教過一門與我所學毫無關係，而給我治學上有莫大影響的功課，就是「工業心理學」。我對這門功課本是外行，也根本不敢教；及至我看了幾本參考書後，它所用的方法吸引了我，使我發生莫大的興趣，也就毅然決然的教了一年。原來，「工業心理學」的基礎建築在統計學上，解決一切問題，都是先作統計，然後在這統計的數目字上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工人常在上午十一時左右或下午四時左右發生意外，人都認為這是偶然，無法解釋，也無法解決。及至作一統計後，才發現工人在早晨八點鐘開工，工作效果逐漸上升，直到十一時左右，就逐漸下降；下午一時開工，工作效果也是逐漸上升，到四時左右就要下降。在這上下午工作效率逐漸下降的時候，也就是發生意外最多的時候。由這個發現，才知道工人在上午十一時左右，下午四時左右，都逐漸疲勞，因疲勞而產生意外。於是在上午十一時與下午四時左右，讓工人休息十分或二十分鐘，精神恢復，工作效率就可維持，意外事件也就減少了。「工業心理學」就用這種統計方法，解釋許多多原是無法解釋的問題，解決了許多多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工業環境與工人福利之能以逐漸改革，「工業心理學」的貢獻很大。這種方法，非常的簡單，非常的容易，可是非常的科學。

教了這門功課後，我就時時刻刻在想：這樣簡單，這樣容易，這樣科學的方法，能不能用在文學研究上呢？文學是情感的表現，而每種情感都有它的社會因素，我們可否用這種方法將作者情感的社會因素發現出來呢？「工業心理學」的基本精神是：第一、先由數目字來發現現象；其次，解釋現象發生的緣故；最後，解決問題。我們可否在一部作品或一位作者的全部作品裡，發現一些常用的字句，將這些字句作一統計而發現一種現象；再由這種現象而推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最後來解決作品裡的問題呢？我思索了一兩年，無從下手；然這種念頭，始終縈繞在我的腦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詩經裡用了十四次「歌」字，而用「詩」字的只有三次。我們既叫它「詩經」，用「詩」字的次數反而怎麼少呢？「歌」與「詩」的用途多少，與詩義的解釋有否關係呢？從「歌」與「詩」的用途次數，能不能發現作者情感的社會因素呢？能不能解釋「歌」與「詩」的真正意義呢？由於這些疑問，我就逐步追究，使我打開了研究詩經的新途徑。

(184)

## 二、歌、士二字的嘗試

首先，我既發現了詩經裡用「歌」字的共有十四次，而用「詩」字的只有三次。且這三次裡，單獨用「詩」字的只有三次，就是卷三的「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另兩次還是與「歌」字連用。另兩次是卷三的「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卷四的「吉甫作誦，其詩孔碩」。誦也是歌，只是不配音樂而已。詩是遂歌的，詩是因歌而光大的，足證歌與詩不同；同時，也顯出先有歌而後有詩。由此，引起了我的疑問：文字是觀念的表現，某種觀念愈普遍，某些文字的使用次數也愈多；某種觀念不普遍，某些文字的使用次數也就少。詩經既被稱爲詩，怎麼「詩」字的使用次數反而少呢？我再查易經裡，根本沒有「詩」字，倒有兩次「歌」字。尚書裡用了兩次「詩」字，一次是堯典的「詩言志」，一次是金縢的「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然這兩篇東西晚出，可能不是周人的作品。再查甲骨文，鐘鼎文，也沒有「詩」字，我才恍然大悟：「詩」的觀念在周人的腦海裡還不發達，而發達的是「歌」。

詩是言志的，歌是抒情的。志就是懷抱，所以孔門弟子言志，都是言懷抱。言懷抱是社會上或政治上需要言懷抱的時候，才能產生這種現象。換言之，就是需要「干祿」的時候，才需要言懷抱。到這裡，就得追究當時的社會與政治來解釋「詩」與「歌」的不同了。

周朝的政治是封建的，社會是宗法的，在這種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之下，只有貴族才可作官。只要你生在貴族，不秋沒有官作，所以用不着言志。貴族們有了什麼感觸，他們可以直接地、毫無忌諱地表現出來，也就成了歌。我們從詩經裡所用的十四次「歌」與三次「誦」字裡，知道他們在哀怨的時候歌，歡樂的時候也歌，憂愁的時候歌，宴飲的時候也歌，出征的時候歌，凱旋歸來的時候也歌，歌功頌德的時候歌，斥責人的時候也歌，思念家室的時候歌，懷念父母的時候也歌，恨人的時候用歌，勸人的時候也用歌，陳述苦痛的時候用歌，安慰人的時候也用歌，出遊的時候歌，閒居的時候也歌；幾乎無人不用歌，無地不用歌，無事不用歌，歌成了這個時候最普遍的一種表現情感的方式。

到了春秋以後，封建政治逐漸崩潰，平民得以干預政治，於是干祿言志的風氣，才逐漸興盛起來。到了秦漢，封建政治崩潰，代之而起的是郡縣政治。郡縣政治是中央集權，官吏由中央發放，而君臣的關係，又非常懸殊，要想作官，先得言志，於是言志的風氣，才真正盛行，所以「詩言志」實際是漢人的觀念。詩之所以從漢以後才逐漸發達起來，其原因就在此。由此可知，「詩」與「歌」不但它們的意義不同，它們生產的先後與所代表的政治社會也不同。假如我們認爲詩經所代表的就是「詩」的時代，或以「詩」的觀點來解釋詩經，難怪要齟齬不合，牽強附會。反過來講，如以抒情的歌來看，不但意義容易瞭解，即作品的情趣也都是真摯雋永了。

由於這樣的發現，鼓勵我從事更大的探求，就是詩經裡所用的五十二次「士」字。園有桃說：「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罔極」。祈父說：「祈父！予王之爪士」。小雅甫田說：「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標有梅又說：「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使我們疑心這些詩篇都是「士」這種人所寫。然「士」是那一種人呢？東山說：「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無士行枚」。北山說：「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周頌桓桓說：「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魯頌泂水說：「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文王也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士有武士的身份。加以張蔭麟在他的中國史綱（上古篇）說：周朝的士都是武士（頁四二—四六），使我順着這個路線去尋找，果然在尚書、國語、左傳、尤其是左傳裡，證實了這個事實。回頭來看詩經，正有許多詩篇是寫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的，心裡非常高興！

甚而我發現，士原為武士，其意義與任務的轉變關鍵在於孔子。孔子尚文，所以孔子以後，再也沒有人瞭解「士」字的原始意義及其原始任務了。這個發現非同小可。因為我們知道：文學是情感的表現，而每種情感，都有它的社會因素。我們研究文學的人，一定要發現這種情感的社會因素，每篇作品才有入情入理的解釋。現在我們發現了「士」是那一個階層的人，那末，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環境、教育程度、宗教信仰、道德觀念、經濟情況、生活形態、以及形成他們的情感的一切因素，都可有根有據，詳細地追究出來。如此來解釋詩篇，就不會瞎人摸馬，胡猜亂度的了。

我解釋詩篇的時候，凡遇到問題，總是將詩經裡所用的同一個字，同一個成語，同一個詩句歸納到一起，而求其統一的意義。統一的意義發現後，自然而然就發現了他們所表現的情感。比如我們將詩經裡所用的「征」字（共十八篇），「役」字（共三篇），「王事」（共六篇），「碩人」、「碩大」、「美人」（合共六篇），「良人」（共三篇），「大車」（二篇），「路車」（四篇），「周道」（二篇），「羔裘」、「狐裘」（合共四篇），「素衣」（二篇），「未見君子」（共五篇）作一歸納後，不僅止發現文字的意義，而且發現了它們所表現的文物制度思想情感。文字是表現文物制度思想情感的，也只有與它所表現的文物制度與思想情感連接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發現它的真正意義。假如文字與它所表現的文物制度，思想情感脫離了關係，它的意義就變成游離不定，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兩千年來，詩經之所以始終不能解通的，就由於沒有將文字的意義與那時代的文物制度思想情感合到一起來解釋。

比如檜風的羔裘說：「羔裘逍遙，狐裘在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向來都是根據毛傳說的「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似乎不可能再有別的解釋。實際上，我們把詩經裡所有用「羔裘」與「狐裘」的詩歸納起來，才知道穿羔裘的是一種人，穿狐裘的是另一種人。禮記玉藻篇就明明說：「士不衣狐裘」，又說：「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知道了穿羔裘

(186)

的是一種人，穿裘的是另一種人，然逍遙與翱翔怎麼講呢？於是再把詩經裡所有用「逍遙」與「翱翔」的作一歸納，就發現逍遙是逍遙，翱翔是飛奔，不是我們現在所瞭解的：逍遙是逍遙自在，翱翔是徘徊不前。如此，不僅這首詩的意義明朗了，而且情感也出來了。詩言「羔裘逍遙，狐裘在朝」，就是穿羔裘的人遙遠出征了，穿狐裘的人舒服服在朝廷，所以下邊才接着「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就是穿羔裘的人終日地飛奔，而穿狐裘的人舒服服地在家裡，所以下邊才接着「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第三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就是羔裘磨得像脂油一樣，太陽一照就發亮，這是極言出征之久，所以下邊又接着：「豈不爾思，中心是悼」！這是一首多末明顯，多末生動，而又多末富於情感的一首詩呀！這樣，不僅使這首詩解通了，而且使詩經裡三首用「羔裘」的詩通通都解通了，並且他們所表現的情感也都一致了。

我們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將詩經中每個同樣的字，每個同樣的成語，每個同樣的詩句，統統作一歸納，而求其統一的意義與它所表現的文物制度思想情感，才將整部詩經解通的。由於這種方法，我們將三百篇歸為七大類：一是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的詩篇，二是婚姻與政治關係的詩篇，三是愛情與娛樂的詩篇，四是歌功頌德與燕飲的詩篇，五是詠歌祭祀的詩篇，六是讚揚祖先開國的詩篇，七是三頌。類別發現，作品的情感也就發現，作品的情感既發現，我們就可順着情感這條路，利用前賢從訓詁、考證、音韻、文法、校刊、補遺、三家詩等等方法所得的成果，而將每首詩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成語，每一句詩，每一章詩，每一首詩，既不用增字，更不用增義，直接了當，一個字換一個字地將詩義解釋清楚了。

然而，最大的發現並不在此，而在發現了作者！這是前人夢也夢想不到，說來也沒有人肯信，可是我們的發現，不是假設，不是主觀，不是猜想，而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當初，我只知道這樣的分類，可使每篇的意義都容易顯現，萬萬想不到這樣的分類，發現了詩篇的彼此關係，更沒有想到將這些詩篇連接起來後，又發現了他們的作者是一個人，就是吉甫。我們且從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這一類詩談起。

### 三、吉甫的西征獵獠

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的詩，除狩獵外，都是講出征的，而出征的方向可分四路：一是西征獵獠，二是南征淮夷，三是東征齊魯，四是北征韓西。就順着這個次序，將有關各詩作一連繫。

六月說：「薄伐獠獠，至于大原」。大原是指現在的山西省南部黃河以東一帶。吉甫是在這一帶把獠獠打垮的。出車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說：「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我」與南仲不是一個人。南仲先到方，「我」後到方。方在什麼地方呢？據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頁二九）說就是方山，在今山西省安邑縣，正是周時的大原一帶。出車說：「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詩經中凡言「謂之」，都是「歸之」的假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就是召那些僕夫回去。「我」到朔方來是爲南仲增防，所以既言：「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說：「天子命我，維其棘矣」。然爲什麼要增防呢？因爲「僕夫況瘁」，僕夫們都病了，所以召他們回去。爲什麼病呢？因爲「王事多難，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前伯設的「王命仲致歸前伯設」的仲就是南仲，也只單稱「仲」。南仲，爲宣王司徒，故稱大夫。南仲於宣王三年就出征西戎，師老兵疲，故讓「我」去增防。出車又說：「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就是講久未見面的情感。如此講來，出車與六月有關，毫無問題，而詩中的「我」就是吉甫。

六月與出車的作者都是吉甫，其證據有三：

第一、由地點來證明。六月是吉甫所寫，毫無問題。六月說：「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也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這是南仲先到方。又說：「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這是吉甫後到方，方就在周時的大原。

第二、由時間來證明。六月說：「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又說：「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出車也說：「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黍稷開花正在六月，時間又相同。那末「昔我往矣」的「我」也就是「既成我服」的「我」。

第三、由戰役來證明。六月一詩是吉甫敘述他征伐玁狁的前後經過。說是玁狁入侵，到了鎬、方，甚而到了涇陽，非常危急。他隨天子出征，天子派他到朔方去增防，所以詩言「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他是從天子的行在到太原的。打了勝仗後，他一方面在六月裡稱讚自己是「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另一方面在出車裡讚美南仲是「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以太原一役而言，南仲是主將，他是去增防，所以出車專寫南仲，而六月才寫他自己。戰爭勝利後，南仲先回朝，所以出車說：「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可是吉甫被留守在大原，所以又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吉甫的回朝較晚，所以六月說：「來歸自鎬，（鎬即唐風揚之水）從子于鵠」的鵠，詳下「我行永久」。如此講來，六月的「我行永久」的「我」，也就是出車「天子命我」的「我」了。我就是吉甫的自稱。詩經裡凡是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事件，同一人物或同一情感的詩篇，都是同一作者。這個原則，將在下邊到處證明。

六月與出車兩篇是吉甫征伐玁狁的總關鍵，這個關鍵打通了，其他各詩也就容易連接。出車說：「嘒嘒草蟲，趨趨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詩句完全相同。其爲同時之作可知。唐風揚之水說：「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素衣朱襮，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沃，就是曲沃，也在太原。鵠、毛傳說：「曲沃邑也」。是曲沃爲大地名，鵠爲邑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

(188)

「從子于鵠」者也。是鵠與沃爲一地（馬瑞辰說）。六月說：「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獫狁是先侵鎬而後到方，以至平涇水之北，路線非常清楚。方在大原，鎬也應在大原，可知鎬爲鵠的同聲假借。這樣講來，揚之水又與出車連接了。「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者是隨着南仲也到了沃，也到了鵠。南仲原在鵠，沃現在吉甫也到了鵠、沃。這首詩的「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正與出車的「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完全是同一情感了。

從出車一詩看來，吉甫與南仲戰勝獫狁後，南仲回去而吉甫留下了，所以詩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此，出車又與都人士一詩接到一起了。

出車與都人士的作者都是吉甫，其證據有四：

第一、出車說：「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是南仲戰勝了獫狁後，回歸周京。都人士也說：「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固然，都人士裡並沒有明白說出從什麼地方回到周京，然從「萬民所望」一語，可以推測。因爲獫狁始終爲周室之患，現在平定了，所以他的回歸爲萬民所仰望。如此，「萬民所望」這句詩也就坐實了。

第二、出車說：「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是在春季，天氣尚寒。都人士也說：「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正點出季節。

第三、出車裡寫南仲先回周京，而吉甫暫爲留守，故言：「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都人士也說：「我不見兮，言從之邁」，他是想跟隨南仲回去。

第四、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都人士說的「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們曾說詩經裡的「謂之」都作「歸之」講，那末，南仲的女兒，是嫁給尹吉毫無問題。尹吉就是尹吉甫。這樣，不僅將詩經裡的南仲、孫子仲、仲氏、仲子這些人物的關係都弄清楚了，而且他們與吉甫的關係也都弄清楚了。不過「彼君子女」的女指孫女，不是女兒，這一點以後再談。

都人士又說：「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悅」。「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之不邁」。「匪伊卷之，髮則有頤。我不見兮，云何吁矣」！他看不到那位君子的女兒，不是心裡不高興，就是想跟他回去，不然的話，就要生病。一方面說明那位君子回去了，而他不能回去；另一方面也證明，他非常的想念那位君子的女兒。到此，我們也連帶着瞭解揚之水說的：「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人是家人，因爲他對老丈人爺講話，所以說：我聽到了命令，連家人也不敢告訴。從此，詩經中那末多想念家室的詩篇也有了着落。

從「沃」從「鵠」這些地名，使六月、出車、揚之水、都人士等詩連繫起來。我們又可從汾沮洳的汾水，使此汾沮洳一詩與六月、出車連繫。汾沮洳說：「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

族」！這三章詩的頭兩句都是興，與本與詩義無關；然詩人感物起興，興中所言山、水、草、木，往往與寫詩的地點、季節、情節有關，而使我們瞭解詩義。比如這首詩的汾水，是流貫大原一帶而注入黃河。可知這首詩是在大原寫的。公路、公行、公族，都是貴族，管理王室的車馬。「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即就是那個人兒非常的英俊，可是儘管非常的英俊，然與公路不同！這是怨恨自己命運不好的意思。如此，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現在的地位與身份了。揚之水說：「素衣朱襕，從子于沃」，「素衣朱襕，從子于鵠」，六月也說：「載是常服」，都足證明吉甫在這個時候還沒有什麼大的官爵。他的官爵是在征伐玁狁勝利後所得到的。所以六月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詩經中的「祉」固作福講，而實際多指官爵。六月說的：「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十乘的元戎之中，恐怕就有吉甫。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裡的兮甲盤與六月一詩是同時之作，而今甲盤開始就說：「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密盧，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泯。王錫兮甲馬四匹，駒車」。「密盧」，王國維釋為彭衙，在漢為左馮翊，故城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吉甫（即此盤的兮甲）就是從密盧奉宣王之命前往大原的，所以出車說：「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所」並不是京都，而是天子出征時的所在。常武就說：「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在未征大原之前，吉甫獲勝後所得的賞賜也不過「馬四匹，駒車」。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故他雖是英俊能幹，而地位甚微，故有「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行」，「殊異乎公族」之嘆。

假如六月說的：「元戎十乘，以前啓行」的十乘之中有吉甫，那末，祈父一詩又可瞭解了。祈父說：「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又說「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又說「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憂」？爪士，猶虎士。周官：「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可知虎賁為宿衛之臣。那末，吉甫在出征玁狁的時候，還是宣王的虎賁之士。由於這首詩的：「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胡轉予于恤，有母之憂」！使詩經裡凡是這一類的詩都有所歸宿。

六月說：「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宣王在親征玁狁。由此又使三篇周王北征的詩有了聯繫。一是棧樸。詩言：「溱彼涇舟，丞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宣王是由涇水開始北伐。二是瞻彼洛矣。詩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這是宣王又到了洛水。我疑心吉甫就是在洛水被派到鵠沃的。怎見得呢？兮甲盤說：「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密盧」。密盧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正臨洛水。不過在赴鵠沃之前，又被派到南淮夷，徵調糧餉人馬。所以兮甲盤于吉甫在玁狁得勝後又接着說：「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賄人，毋敢不出其寶，其賁」。在赴成周與南淮夷的期間，又有皇皇者華一詩之作。詩言：「載馳驅，周爰咨謀」，「載馳驅，周爰咨謀」，「載馳驅，周爰咨謀」，「載馳驅，周爰咨謀」，其忙碌與南北馳驅的情形，躍然紙上。糧餉齊備，人馬充足，大舉北伐，故六月說：「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前後次



第非常顯明。吉甫南行在四月以後，故皇皇者華，於彼原隰，正點出季節。

再者，小明說：「我征徂西，至於芄野。二月初吉，載離離寒暑」，初吉是自朔日至上弦（據王國維生霸死霸考），也就是從初一到初八謂之初吉。那末，吉甫是二月初即開始西征。今甲盤是紀宣王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崑崙的勝利，開始出征當在此以前。小明又說：「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是開始出征在二月初。六月的時候又派吉甫到曲沃，到了歲暮還不能回去，是小明又與出車相合。采芣既說：「日歸日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民，玁狁之故」；又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依依正是二月初間的景象，又與小明相合。小戎說：「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板屋、毛傳說：「西戎板屋」，是這首詩也寫在大原。由此，又使我們想到考槃一詩。

考槃說：「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考、成、槃、據方玉潤在詩經原始引黃一正說：「槃者、架木爲屋」，是槃就是小明一詩的板屋。碩人、大人，也就是北方人說的大漢，並不作賢人解。寬、鄭箋說：「虛乏之色」，也即是菜色。適、鄭箋說：「飢也」。軸、鄭箋說：「病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就是「考槃在澗，碩人是饑」。「考槃在阿，碩人之適」，就是「考槃在阿，碩人是飽」。正是描寫出征西戎人的困苦情形。寤言、夢言。寤歌、夢歌。宿應讀爲嘯，寤嘯、夢號。弗諼、弗忘。弗過猶弗忘。（馬瑞辰說）弗告、弗窮。是「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獨寐寤言，永矢弗過」，「獨寐寤言，永矢弗告」，是征人想念家室的語辭。這是一首征人思歸的詩，以往解爲賢者隱居，大錯而特錯。

提到「碩人」不是賢人而是大漢的意思，我們再講一篇與西征有關的詩，就是白華。詩言：「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勞心就是操心，然爲什麼操心呢？因爲「之子之遠，俾我獨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之遠到什麼地方去呢？「漣池北流，浸彼稻田」，漣池在豐鎬之間，豐鎬在岐山郿縣以東（見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如此講來，這也是一首西征的詩，與考槃的情調完全相同。不過這首詩是初征，而考槃已到了大原。

還有幾首提到「王事靡盬」的詩，我們也認爲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一是鴛鴦。詩言：「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二是四牡。詩言：「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三是杜。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四是北山。詩裡也說：「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再者，北山說：「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杜也說：「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北山，我疑心就是方山。這些同一的詩句，當初認爲是彼此抄襲的，現在才知道是表現同一的情感，同一的事實。

從西征的路線，我們將六月、出車、唐風揚之水、草蟲、都人士、汾沮洳、祈父、棫樸、瞻彼洛矣、皇皇者華、小



明、采薇、考槃、白華、鵲羽、四牡、杕杜、北山等十八篇連繫起來了，而六月是這些詩的總關鍵，同時，也是這次戰役的總結束。六月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鵠），我行永久。」「我行永久」一語，這裡要包括多少艱苦，多少憂慮，多少想念；好在「既多受祉」也就可以「燕喜」了。從時間來說，自宣王五年二月初直到六年春，戰爭才行結束。出車說：「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這是初到曲沃。「今我來思，雨雪載塗」，這是到了冬季。「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嘯嘯南仲，玁狁於夷」，這是在第二年春天。從地點來講，從豐鎬出發，經過涇水，再至畷囿，再奉派至曲沃，而完成這次戰役。從詩篇的次第來說，應該一是白華，二是棫樸，三是草蟲，四是瞻彼洛矣，五是皇皇者華，六是出車，七是唐風揚之水，八是都人士，九是汾沮洳，十是小明，十一是采芣，十二是考槃，十三是鵲羽，十四是四牡，十五是杕杜，十六是北山，十七是祈父，最後殿以六月。次第是非常的顯明。

#### 四、吉甫的南征淮夷

西征以後，接着是南征。

崧高一詩是吉甫寫的，毫無問題。崧高是寫宣王封申伯於謝一事。然在未封謝以前，先派召公去營謝，黍苗一詩正是講營謝的。「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就指此事。那末，崧高與黍苗有關，毫無問題。崧高又與渭陽有關。崧高說：「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於郿」。「郿」為「渭」之假借，渭是水邊的意思，這不就是渭陽說的：「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麼？這樣，毛序說的秦康公送舅氏，是附會之辭了。崧高又與王風的楊之水有關。黍苗既與崧高有關，黍苗說：「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是征人思歸之言。楊之水也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彼其之子，不與我成。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彼其之子，不與我成。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彼其之子，不與我成。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甫原為呂，宣王的時候才改呂為甫。所以揚之水這首詩不會在宣王以前。申、卣申伯所封之國。申、甫、許、都是姜姓，也都在一地。崧高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說：「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是宣王封給申伯的是申與甫，許或者也包括在內。「南國」，「南土」都是指申伯的整個國土而言。故知王風揚之水與黍苗有關，也與崧高有關。謝城既為召伯所定，謝人之感激召伯，亦為自然之理，故甘棠一詩也有了着落。甘棠說：「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明明是隨從召伯城謝的人，睹物思情想念召虎的意思。

詩經中有關召伯的詩，一共五篇，就是甘棠、黍苗、崧高、江漢與召旻。這些詩裡，江漢是一個關鍵。把它的寫作

(192)

年月弄清楚了，其他詩的前後次序，就比較容易安排。江漢是召虎征服淮夷後，受封爲伯爵的詩，與召伯虎說所載的相同。召伯虎說說的：「桂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莽，召伯虎告曰：『今告慶』」的「今告慶」就是江漢的「告成於王」。可知此詩寫於宣王六年四月。詩說：「江漢之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是平定淮夷後，又命召虎整理土地賦稅。那末，江漢一詩又與崧高有關。崧高說：「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說：「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說：「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是宣王之所以命召伯「徹我疆土」的，爲封申伯於謝的準備。竹書紀年於宣王七年載說：「王錫申伯命」，伐淮夷在六年，封申伯於謝在七年，前後正合。崧高一詩寫於宣王七年，當無問題。崧高說：「申伯之功，召伯是營」，黍苗也說：「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又說：「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所以黍苗是召伯謝營城時候的詩，當在崧高之前。詩言：「芃芃黍苗，陰雨膏之」，黍苗的芃芃在五月間，可知此詩寫於宣王六年五月。召旻是一首表現離亂的詩，我們把它安排在幽王七年的時候，故詩言：「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先王指宣王，「日辟國百里」，指征伐淮夷而言。「不尙有舊」，意即趕不上舊人了，這是一首跟隨召公出征淮夷的人，感古傷今之詩。

這五首詩的前後次第安排好了，常武一詩，也就有了着落。常武是講宣王親征淮夷的詩，竹書紀年於宣王六年載說：「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此詩作於宣王六年，當無問題。如此，這些詩的次序可以列爲：一、常武（宣王親征淮夷），二、江漢（封召虎爲召伯），三、黍苗（先營謝），四、渭陽（送申伯赴謝），五、崧高（申伯到了謝城），六、王風揚之水（戍申、甫等地），七、甘棠（在謝邑懷念召伯），八、召旻。

在這些詩篇裡，我們發現了一個事實，就是常武、江漢、崧高都用記敘的體裁，客觀地敘述事實。常武說：「王謂尹氏」，這時的尹氏如果是吉甫的話，那末，這些詩當然也是吉甫所寫，何況崧高裡明明講到「吉甫作誦」呢。黍苗與楊之水裡就顯出作者的「我」，如「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行既集，蓋云歸處」？（黍苗）「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這些詩當然不是宣王、申伯、召伯等人所寫，而爲跟隨出征的人所寫。跟隨出征而能文筆的既是吉甫，當然也是吉甫所寫的了。渭陽是宣王送申伯赴謝，可能是餞行席上，吉甫代替宣王所作。至於甘棠、召旻兩詩是婚姻與政治一類的詩篇，這一類的詩篇都是吉甫所寫，下文就可知道。

以上各詩，統可歸於吉甫的南征。以下再講東征。

## 五、吉甫的東征齊魯

烝民是宣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的詩，竹書紀年列「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在宣王七年，是剛剛征伐淮夷後接着又東征。烝民說：「仲山甫徂齊，速過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是仲山甫到了齊國，急於想回去，吉甫寫這首詩來安慰他。由此可知，吉甫也參加了東征。烝民又說：「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元子欽齊乘說：「仲山甫、太公之後」，是仲山甫姓姜。姜太公會輔武王建立天下，故此詩言，「續戎祖考，王躬是保」，繼續你祖宗的功業，來保護王身。又說：「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衮衣是天子賜給諸侯之衣，衮職當係諸侯之職。這兩句詩的意思就是諸侯要是出了什麼闕失，維仲山甫能救之。隱隱約約，這些句子裡都有事實，可惜到現在還沒有找出史事來證實這幾句詩的含義。所以關於東征一類的詩，我們只能依據詩中提到「東征」的，把它們歸納到一起。

大東說：「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小東、據傳斯年先生考證，在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大東、在今太山南部或兼太山之東。閼宮說：「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龜山在今山東泗水縣，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是太山之東也包括在大東之內。小東、大東、就是遠東近東。杼是梭，柚是織布機的卷軸。「杼柚其空」就是像梭在機軸的空檔裡穿來穿去。「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公子」與「我」並稱，當然不是一個人。我疑心「公子」即指仲山甫，「我」就是吉甫。因為吉甫與仲山甫是一路到東邊來的。不過，這首詩裡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這幾句詩將「東人之子」，「西人之子」，「舟（即周）人之子」，「私人之子」分得那末清楚，而且那末的勞逸不均，很值得我們研究。我們上邊討論過的北山一詩，也提到這種不平等的現象。「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與「周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同樣的意思。那末，西人即周人，也就的姬姓的人。「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與「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也是同樣的意思，那末，東人即私人，也就是姜姓的人啦。崧高一詩就說：「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私人當指申伯的人，而申伯姓姜，他的私人，自然也指姜姓的人。假如這首詩是吉甫寫的，而吉甫是否也姓姜呢？潛夫論志氏姓說：「姑氏女爲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姑氏封於燕」，燕指南燕，南燕在今河南省汲縣東。姑、吉古通。由此，不僅使我們知道吉甫姓姜，而且知道他是汲縣東邊的人。汲縣與宗周來說自然是東。所以「東人之子」，「私人之子」，就是吉甫的自稱。大東是一首征人思歸的詩，故詩言：「契契寤歎，哀我憚人」，「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吉甫接二連三地西征了，就南征，南征了又東征，也可謂之「憚人」了吧！

由於大東的遠東近東，使我們想到了東山一詩。東山說：「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又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194)

可知出征之久。東山即今山東蒙山（馬瑞辰說），正是大東說的「大東」。這首詩是寫出征三年的人，回到家後，看到家庭悲涼的景象，以及妻子的艱苦遭遇，甚而發生了婚姻的悲劇。這首詩一定要與恨合攏來看，才能瞭解他的真實意義與情感的來源。恨與東山有六點相同：

一、都在表現「士」這種人的生活情形。東山說：「制彼裳衣，無士行枚」；恨也說：「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就兮，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耽是溺聽，「無與士耽」，是不要隨便聽「士」這種人的話。因為女的從小就與士私自定下了婚約，所以恨的最後一章說：「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現在發生了婚變，故言「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二、都是三年沒有見面。東山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恨也說：「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說：「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都是敘述三年不見。

三、家庭情況都很窮苦。東山說：「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伊是維，懷是傷，「伊可懷也」就是「維可傷也」。恨也說：「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四、妻子的遭遇都很不幸。東山說：「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恨說：「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言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當媳婦的天不亮就起來，不到三更天不能睡覺，忙得連進房子的時間都沒有。遂是順，「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她是非常聽話，然而還要挨打挨罵。咥、恥笑聲。兄弟們不知道我的悲慘，還咥咥地在一邊恥笑。言作而講，「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就是靜靜地想一想，我非常的難過。簡直是一幅再生動不過的兒媳婦被公婆虐待的繪相。

五、夫妻的情感都很恩愛。東山說：「之子於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恨也說：「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六、都寫到婚變。東山說：「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恨也說：「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你也不回而想一想，你連回頭想也不肯，那也只有完蛋！由此，可以深切瞭解東山說的：「我東曰歸，我心西悲」的悲傷來源了。時，我們也可以深切瞭解恨說的：「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二其行」就是變心。二三其德就三心二意。妻子與公婆不和，為丈夫的處在中間，兩邊為難，在女的一邊看來，不是變了心，以及三心二意麼？這四句的意思就是：女的沒有爽約，來嫁給了士，可是士變了心。士這個人不好，他是三心二意的。這是女的怨恨男的話。

有這六點的相同，不能不讓我們相信這兩首詩寫的是一件事。假如是一回事，那末，真是撥雲霧而見青天，詩經裡一部分的詩篇也都有了歸結。

## 六、作者身份的發現

第一、作者身份的發現。六月說：「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常服就是軍服。唐風揚之水說：「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素衣也是軍服。唐風無衣說：「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七、六、是官爵的表示。東山說：「制彼裳衣，無士行枚」；北山說：「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祈父說：「予、王之爪士」；桀黠說：「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氓說：「女也不爽，士二其行」；何草不黃說：「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都是「士」這一種人的說明。士為最低的貴族，所以感到命運的不如人。如小星說：「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白華也說：「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召之華說：「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汾沮洳說：「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北門說：「終棄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東說：「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階級是這樣的懸殊，使我們發現一首前人無法瞭解的詩。

施丘首章說：「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四章說「玼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寢如充耳」！這首詩原是无法瞭解的，然如果知道穿狐裘的是一種特殊階級，「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就是穿毛戎戎的狐裘的人，他的車就不往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就是叔呀伯呀，我們沒有地方與他們相同。叔、伯、就是穿狐裘的人。玼是細，尾是末，指旁枝庶出的人，士都是旁枝庶出的（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史有解釋）。「玼兮尾兮，流離之子」，就是旁枝庶出的人，變成了流離之子。寢、就是「羔裘豹裘」的寢。如、其。「叔兮伯兮，寢如充耳」，就是叔呀伯呀，用袖子擋着他們的充耳，也就是不聽別人請求的意思。此與祈父說的：「祈父！寢不聰」同義。這兩章詩瞭解了，上兩章也就可以瞭解。「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是興，與詩義無關。少日是忙，多日就是暇。「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就是叔呀伯呀，他們怎麼那末多的閒暇呢？處是安居。與是給予。久、久居。以也是與。「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就是他們爲什麼要安居，就能得到安居呢？他們爲什麼要久居，就能取得到久居呢？原來這也是一首在不平等的心情下，所產生的征人思歸之詩。詩義是多麼顯明，同時也是多麼生動！

第二、生活窮苦的發現。士本是最底級的貴族，他是憑仕來維持生活，而仕的報酬是田地，田地得自己來耕種。假如要常年出征，他就不能耕種，此其所以詩經中那末多「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的詩。士的生活本來是窮苦的，所以詩經中提到窮苦的詩也很多。除上邊已經提到的東山、氓、北門等詩外，再如七月也說：「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日爲改歲，入此室處」。正月也說：「嗟矣富人，哀此惻獨」！都是表現窮苦的。

(196)

第三，終年出征的發現。我們從以上研究過的詩來看，作者是宣王四年北征韓西，五年二月初又出征玁狁，直到六年春是出征戰事才結束。剛剛結束西征伐玁狁，六年又開始南征淮夷。淮夷的戰事一結束，七年又接着征齊魯。征齊魯又是三年。不僅止終年出征，而且是從小就出征的。齊風甫田說的：「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就是幾在不見，就變成大人了。還有蘇轍說的：「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是疾行，極是到，「畏不能趨」，是怕不能疾行，「畏不能趨」，是怕不能達到目的地，都是講從小就當兵的情形。

### 七、吉甫的戀愛生活的發現

講到這裡，我們就要掉敘一筆，看看吉甫同他的太太是怎樣認識的，在什麼地方講的戀愛，戀愛後的情形如何，對士甫的生平敘述上，有莫大的方便。

詩經裡的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東門之堦、出其東門、都提到東門，而且這幾首都是愛情詩，已使我們奇怪了；加上又有兩首提到宛丘的詩，就是宛丘與東門之枌，更使我們奇怪。東門就是陳國的東門，宛丘也在陳國。水經注說：「陳城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許。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郡縣志也說：「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引自朱右曾詩地理徵）。水經注又說：「宛丘在陳城南道東」。（引自同上）。吉甫是否到過陳國呢？擊鼓說：「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他是跟隨孫子仲到陳國的。孫子仲是誰呢？就是他未來的丈人爺。他就是同孫子仲的女兒講戀愛的。東門之枌說的：「子仲之子」，就是孫子仲的女兒。「子仲之子」也許是燕燕一詩裡的仲氏。仲氏姓姬，所以東門之池說：「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可與晤言」，與泉水一詩「變彼諸姬」的姬是一個人。他們是在陳國開始戀愛的，所以擊鼓又說：「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可是這時候的仲氏還是一位天真無邪，「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東門之枌），「無冬無夏，實其鸞羽」，「無冬無夏，值其鸞羽」（宛丘），只知玩樂的小女孩。俚裡追述這段情感說：「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指的是仲氏的年紀。

他們在陳國定情後，仲氏回到了衛國，而吉甫不能一路回去，所以擊鼓又說：「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以歸」就是「與歸」。既不能同路回去，他怕情感上發生變化，於是擊鼓裡又說：「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嗟于洵兮，不我信兮」！東門之堦也說：「東門之堦，茹慮在岐。其室則迥，其人甚遠」！「東門之堦，有錢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這都是說的「茹慮在岐」的岐，就是指陳城南道東的宛丘，宛丘就是他們談情說愛的場所。

仲氏與子仲之子既然連繫到一起，那末我們再連繫一篇有「仲子」的詩，就是將仲子。俚說：「送子涉淇，至於頓

丘」，又說：「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復關就是吉甫的村莊。仲氏送吉甫到了頓丘後，不能再往前送；因為不能再往前送，只有望着吉甫獨自回去，所以說看到復關的時候就高興，看不見的時候就悲泣。然爲什麼不能前送呢？將仲子這首詩給我們講出了原因。詩言：「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由此可知他們是在講自由戀愛，而且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自由戀愛，所以父兄鄉人都在反對。爲什麼不合理呢？因爲仲氏還是一位無拘無束的少女，既不續麻，也不工作，一天到晚爬牆上樹，浪漫自由，所以人們都在反對這件婚事。吉甫也感到困難，所以在宛丘一詩說：「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誠然是有情感，然而沒有希望。

由於恨、擊鼓、東門之楊、東門之池、東門之墀、出其東門、宛丘、泉水、將仲子這十首詩的連繫，使我們將擊鼓、恨、大車、考槃、君子偕老五首詩也都連繫起來了。這五首詩裡都提到誓約，而他們的寫作先後，非常清楚。擊鼓是寫他們初戀，也是他們初次離別，上邊已經說過。大車說：「大車檻檻，毳衣如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呻吟，毳衣如滿。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這首詩可能是仲氏離開陳國時，吉甫對仲氏的誓言。因爲他們的結合不很正常，仲氏始終在懷疑吉甫，總是認爲他三心二意，所以恨裡說：「女也不爽，士二三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二三其德」就是三心二意的意思。白華裡也說：「子之無良，二三其德」。都是仲氏懷疑吉甫的表示。吉甫爲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再三的發誓，大車就是在他們離別時的誓言。考槃說的「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是吉甫出征獵時，在西戎所發的誓言。恨裡所說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是婚姻要告吹時的追述往事。君子偕老是婚姻告吹後，吉甫慨嘆仲氏的命運不好，所以開始就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何，象服是宜」。她是應該穿諸侯夫人之服的人，可惜她命運不好，沒有這個福份，所以接着說：「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這是離婚後的嘆息。如此講來，這五首詩的意義與前後次第，也都瞭如指掌了。

## 八、婚姻悲劇的發現

東山說：「其孔新嘉，其舊如之何？」又說：「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恨說：「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都是婚姻不幸的表現。這種發現非常重要，因爲我們可以瞭解了另一類的詩篇。在周朝的時候，婚姻斷絕，女的只有回娘家，詩經裡正有三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的詩。幾千年來，都以爲這兩句詩是講女的離開自己的父母兄弟而出嫁；現在才知道錯了，是妻子離開作者的父母兄弟而同娘家。我們把這三首詩作一詳細的解釋，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是蝦蟆。詩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



(198)

知命也」！之、是。懷、傷。大無信、指不守以前的婚約。此處的「知」與隰有萋楚、芄蘭的「知」同義，都作「匹」。匹是配的意思。不知命、就是不匹命。這幾句詩的意思就是：像這個人呀，傷婚姻呀，太沒有信義呀，不配命呀！知道了這一點，就知道「遠父母兄弟」的「父母兄弟」，就是隰裡的父母兄弟。

二是泉水。首章是：「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二章是：「出宿于汴，飲餞于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三章是：「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四章是：「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這首詩的幾個地名，是瞭解這首詩的一大關鍵。這幾個地名，都在現今的河北省清豐縣與河南省淇縣之間。都是由北到南，正與《詩經》「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的路線相反。一個是出嫁時的路線，一個是回娘家的路線，由此，使我們瞭解了這首詩的意義。汴，在今河北省濮陽縣（詩經原始引王應麟說）。橋、釋文引作坻，通泥，在今河南省濬縣（馬瑞辰說）。干、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朱右曾說）。言、不詳。詩經釋義引朱右曾說，疑在今清豐縣北，恐不確。因豐、橋、干、都在清豐縣西南，而日詩言：「過臻于衛」，是往西南去，不應反在清豐縣北。即從已知的三個地點來看，都是從東往西南。那末，隰詩的作者住在復關，復關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復關與頓丘在東，淇縣在西，隰說：「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是由西南而東北。又說：「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二其行」，也是從西南嫁過來的。現在返回娘家，正是走相反的道路。肥泉、在朝歌附近（見水經注）。朝歌即衛都。須、在今河南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即白馬縣，亦在滑縣東。此兩地俱屬衛國。由地點來說，隰的妻子為衛人，應無問題。衛國，姬姓。瞭解了這些，詩義就容易瞭解了。「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是興，與詩義無關。「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就是有念於衛，沒有一天不想念。周時為廢制，即妹妹從姊而嫁，故言諸姬。「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漂亮的姬家小姐們，想與她們多見幾次面。因為想多見幾次面，才有下章的出行。「出宿于汴，飲餞于橋」，早上從汴這個地方出發，晚上在橋這個地方餞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的出行，離別了我的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這是女的拜託的話。姑、小姑；伯姊、大姊。遂、順。意思就是：替我問小姑們好，也問問大姊姊好。「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早上從干地出發，晚上在言地餞行。「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就是車轎上告了油，回去的車就往前走，急速的回歸衛國，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呢？「我思肥泉，茲之永嘆」，非常的想念肥泉，為此而慨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這是把妻子送走後的情緒，所以說：一天到晚都在想念須與漕（這大概是女的所居之地），我的心總是念念不忘。我到郊外去出遊，以發洩心裡的憂愁。這又是多末清楚的詩。

三是竹竿。這一首是描寫女的離別後，想到女的音容笑貌而顯示自己的憂愁。首章是：「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

爾思，遠莫致之？」二章是：「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三章是：「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四章是：「淇水滌滌，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詩義非常明白，用不着解釋。瑳是玉，「巧笑之瑳」，就是笑時顯出雪白的牙齒。儺，說文：「行有節也」。「佩玉之儺」就是走起路來，佩玉一點也不亂，極言其舉動文雅。如此解釋，這三首詩的情感也都有了着落，而且意義也都顯明了。

不僅止這三首詩有了着落，前人鐵一般相信許穆夫人所作的載馳一詩，也是寫這一回事的。原來衛女回到娘家，成了姜姬兩家的大事，自然中間有人出來調解，於是吉甫又赴衛國來安慰衛侯，並且希望能以和解；結果不成，而且引起了許國人（姜姓）的怨恨。首章是：「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急急忙忙地奔馳，為的是去安慰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遠遠地趕着馬到了漕地。大夫、指調解的人。「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就是大夫為此而跋涉，使我很是憂愁。「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就是既然認為我不好，妳（指女）也就不能回去。「視爾不藏，我思不遠」。爾、指女。「視爾不藏」，是言父母看妳不好。思有憂意。不遠，不止（馬瑞辰說）。「我思不遠」就是我的憂愁也就不能停止。「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既然認為我不好，你也就不能回去。「視爾不藏，我思不遠」。爾、也是止。詩義就是：看你不好，我的憂愁也就不能停止。三章是：「陟彼阿丘，言采其蘋。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頭兩句是興，與詩義無關。懷、傷感。行、道理。許人姓姜，這件回娘家的事，一定引起姜姓人的不滿，所以來責備女家。尤、罪。尤之、罪之，也就是責備。衆、穉、幼穉。這章詩的意思就是：女子是善於傷感的，各人有各人的道理；許人要是出來責難，那就是既幼稚又狂妄。由此可知，男的對女的一點也不怨恨，反而責備自家人的不對。四章是：「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頭兩句也是興，與詩義無關。然而由「芃芃其麥」看來，是三四月間。東山作者的凱旋在「倉庚于飛」的時候是春季，與仲氏回娘家的時間正相合。大邦、指衛。因、親。極、正。「誰因誰極」，就是誰是親誰是對呢？「大夫君子」指衛國的人。百爾、凡爾。這章詩的意思就是：向大邦控告這件事情，到底誰是親？誰是對呢？衛國的大夫君子們，也說不出我的罪過來。凡是你們所想的，都不是我所想的。本來麼，婆媳不和而致媳婦回娘家，別人能說誰對誰不對呢？為丈夫的又有什麼罪過呢？除却兩為其難，還有什麼辦法呢？想想這中間的情形，就可整個瞭解這首詩了。

我們所以細細地來解釋這幾首詩，為的這幾首詩是一大關鍵：一、它證實了東山的「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以及佚的「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確為婚變的表示。二、他們開拓了新的境界，就是詩經裡如江有汜、燕燕、日月、中谷有蓷、南山、葛生，這些詩的情感也都有了根源。三、它使我們瞭解詩經裡為什麼有那么多征人思歸的詩篇。原來作者所娶的妻子非常漂亮，未婚前兩人就私下訂了婚約，然婆媳不和，這是吉甫所以思歸的

主要原因。四、他們使婚變後的詩都有了歸宿。如我行其野說的「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王風葛藟說的「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唐風杜杜說的「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小雅黃鳥說的「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也都有了背景。五、他使我們知道作者之所以失掉官職的原因，如小弁說的：「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參我說的：「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四月說的：「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也都可以順着情感的因素來解釋了。

到此，我們在詩經研究上發現了三條原則：

第一、詩經裡凡是同一個單字，同一個成語，同一個詩句，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同一種情感，同一種事實。

第二、凡是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同一情感，同一事實，同一人物的詩篇都是同一的作者。

第三、詩經裡的「興」固與詩義無關，然詩人因物起興，與中所言山、水、草、木、鳥、獸、蟲、魚、往往可以發掘詩人寫詩的地點、時間與情感。

## 九、吉甫的北征韓西

以下，再談北征韓西。

征韓的詩篇就是韓奕。據路史後記說：「韓武庶子，幽世失國，（馬瑞辰按云：「幽當爲厲之譌。」）宣王中興，韓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爲韓西」（據毛詩傳箋通釋引）。此等記載，與韓奕所言完全相同。竹書紀年於宣王四年載說：「王命厥父如韓，韓侯來朝」。如將路史後記、竹書紀年與韓奕三種資料綜合來看，事實的經過應該是這樣的：韓侯先在宗周，宣王命他與厥父一同去平韓亂，所以韓奕一詩開始就說：「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假如不是讓韓侯先去平韓，怎麼能說：「王親命之」，又說：「幹不庭方」呢？韓侯到達韓西，戰勝後，又回到朝廷，所以第二章就接着寫：「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旻綏章，簞弗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鞶褱淺幘，條革金厄」。這是得勝後的賞賜。第三章寫韓侯又回韓國，在路上顯父餞行的情形。第四章寫韓侯回韓的路上，到厥父的家裡娶他女兒的情形。第五章寫厥父的功勞，以及爲他女兒擇配韓侯的事。第六章寫韓侯的平定實由燕國的力量，而燕國的力量，也就是厥父的力量。所以詩言「厥父孔武，靡國不到」。從這首詩的前後次第來看，韓侯與厥父都以第三身出現，此詩當然不是他們所寫。然是誰寫的呢？從描寫的出征、餞行、嫁女等等情形來看，一定是跟隨他們出征的人所寫。這個人是誰呢？厥父姓姑，與吉甫之吉相同，厥父是南燕人，吉甫也是南燕人，是否就是吉甫跟隨他們出征韓西呢？毛序說：「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認爲這首詩與崧高、烝民、江漢都是

吉甫所寫，不知有否根據；但從這四首詩的形式來講，可能是一個人所寫，那末，這首詩是吉甫所寫，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吉甫是從宣王四年以前，就開始出征，一直到宣王十年左右國勢安定後才得休息。由此，可知吉甫對宣王的中興，有莫大的功勞。無怪乎他要說：「維彼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了。他是應該驕傲的。再者，他因婚姻的斷絕而被革職後，他在小雅谷風說的：「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就是指他對國家的功勞。

總之，由於作者的發現，使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婚姻與政治關係，愛情與娛樂，歌功頌德這幾類詩篇都有了聯繫。一方面證明這樣的分類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使這樣的分類有了價值。假如沒有這樣的分類，作者是无法發現的。概括來說，我們是經過四個步驟，才有這樣的發現：第一步，三百篇是歌謠的發現。因為歌與詩不同，歌是抒情的，我們從抒情的觀點，才能衝破了蒙蔽在三百篇上「詩言志」的煙霧；第二步，是詩經所用的「士」都是武士的發現。由於這種發現，三百篇的原來面目，才逐漸顯露；第三步，是七大類的發現。由於這個發現，使詩篇的意義都可根據它們情感的社會因素來解釋。不是在猜謎，而是有根有據來解釋每一個字，每一個成語，每一句詩，每一章詩；第四步才是作者的發現。就是將每篇詩的意義確切瞭解後，逐漸發現他們彼此的關係，再將這些關係按照先後一一連繫起來，最後統歸於一個作者，就是吉甫。

我們既知道詩經的作者是吉甫，現在再從他的生平與戀愛作更進一步的探索。

## 十、仲氏的別離

首先我要連繫的是吉甫的婚變發生後，他的妻子要回娘家，他怎樣送行的詩篇。這一類詩，除過上邊提到的燠燠、泉水、竹竿、載馳四篇外，還有燕燕、遵大路兩篇。

燕燕的首章說：「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二章說：「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三章說：「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四章說：「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這首詩與上邊談過的有三點巧合：第一，我們曾說吉甫是現在的河北省清豐縣人，他的太太是現在河南省淇縣人（那時的衛國），他的送行是從北向南，而這首詩就說：「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這不是巧合麼？第二，在小明一詩裡，他稱他的妻子叫「共（恭）人」。恭是恭敬謹慎，而這首詩也說：「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終作既講。「既溫且惠，淑慎其身」，不正是「恭人」的解釋麼？還有限也說：「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不也是「恭人」的解釋麼？這又是怎樣的巧合？第三，我們從六月、出車、都人士、唐風揚之水等詩的推斷，南仲是吉甫的老丈人爺，這首詩說：「仲氏任只」，南是國名，仲是氏，那末仲氏不正是他妻子。

(202)

的稱謂麼？這又是怎樣的巧合。有這三點巧合，不能不使我們相信這也是一篇送他妻子回娘家的詩。假如是送行的詩，那末，這首詩的「于歸」，就要作回娘家講而不作出嫁講了。其次，「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兩句，也得到正常的解釋。「生君」是指女的父親，這時孫子仲或許死亡，故稱「先君」。不是鄭箋所說的什麼「戴婚思先君莊公」的莊公。勗，魯詩作「畜」。畜，好。這兩句詩的意思就是：她的父親的意思，是讓她喜歡我的。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解釋呢？因為吉甫曾隨孫子仲征過陳國宋國，又一同戍過許國，他們的戀愛，他是會知道的。如此解釋，這首詩的一字一句，都明白如畫了。

其次是遵大路。首章是：「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也，不遑故也？」二章是：「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也，不遑好也！」遵、循。摯，即葛屨「摯摯女手」的摯，就是摯手的意思。祛是袖。惡、討厭。定、我疑心是斷之假借。斬是斷。孟子離婁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斬，即是斷。故、故情。純、毛傳：「棄也」。好、舊好。這一首詩就是吉甫送他太太回娘家，臨行的時候在大路邊上，他的太太用着纖手牽着他的袖口，牽着他的手囑咐說：不要討厭我呀，不要斷絕了我們的舊好！這首詩，也只有擺在這種環境之下，也只有這樣的解釋才最貼切。他的妻子所不能忍受的是婆婆的虐待，而與吉甫的情感仍甚恩愛，故有此種情感。下邊我們講到車鄰一詩時，就可看到他們的愛情仍是很好。

吉甫的妻子別去了，留給吉甫的是悲傷、孤獨、懷念，有時，還有點懷恨。現在再來看這一類詩篇。

一是日月。首章說：「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三章說：「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四章說：「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乃如之人兮，就是嬖嫫的「乃如之人也」，指的是一個人。我們在詩經裡所發現的：「凡是同一語句，所表現的都是同一種情感或同一事件」的原則，在這裡又得到了一個證明。逝、何。古為姑之假借。「逝不古處」就是不姑且相處呢？與下句「逝不相好」同義。「胡能有定」就是怎麼能有定準呢？這是懷疑他們的誓約的意思。現在他的妻子棄他而去，所以有這種情緒。寧、乃。顧、念。「寧我不顧」就是怎麼不顧我而去呢？德音、語言（屈萬里先生說）。「德音無良」就是指女的不會講話，因之婆媳不和。「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畜是好；卒是全。詩義就是父親呀，母親呀，你們怎麼半路上不喜歡我呢？母親與妻子不睦，因而產生了這個悲劇，所以歎息他的父母愛他不完整。這樣一解釋，全詩的整個意義與情感都顯現出來了。

二是葛生。首章說：「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二章說：「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三章說：「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三章說：「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四章說：「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亡、去。與、處。頭兩句的意思都是：我的漂亮人兒離開了這裡，同誰相處呢？獨自！粲、爛、都是漂亮，形容角枕與錦衾。後兩章與擊鼓

說的「死生契濶」，大車說的：「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完全同義，也指的是同一回事。

三是中谷有蓷。首章說：「有女此離，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二章說：「有女此離，條其嘯矣。其嘯矣。遇人之艱難矣！」三章說：「有女此離，嘯其泣矣。何嗟及矣！」這裡說的「有女此離」明明是指吉甫的妻子與他別離。艱難、不幸，與白華「天步艱難」的艱難同義。「遇人之艱難矣」也就是下章「遇人之不淑矣」，都是講遇人的不幸。這是吉甫為妻子的命運作悲傷。條、長。猷、同嘯，也就是號。「何嗟及矣」猶云嗟何及矣，慨嘆有何用呢？

四是君子偕老。這首詩與上邊曾經談過的詩篇有三點相同：第一，這首詩的「君子偕老」也就是擊鼓的「與子偕老」與氓的「及爾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就是與君子偕老的人，應該佩飾着諸侯夫人的六珈，可是命運不好，所以說：「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第二，都人士說：「彼君子女，綢直如髮」，這裡也說：「鬢髮如雲，不屑髢也」。鬢髮、即綢髮，義見說文。髢，假髮。這兩句詩的意義就是頭髮綢得像雲一樣，一點也不需要作假。都人士又形容她的頭髮說：「彼君子女，鬢髮如雲」。又說：「匪伊卷之，髮則有頤」。吉甫妻子的頭髮一定長得很好。如果是的話，不僅證實了「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的「謂之」，沒有解錯，更可證明都人士與君子偕老是一個作者。第三，詩經裡用「乃如之人兮」的，我們上邊曾舉兩首：一是蝦蟆，一是日月，這首詩又遇到「展如人兮，邦之媛也」，所指的仍是同一個人。這首詩是吉甫悲傷他的太太應該有貴夫人的尊榮，可惜命運不好，產生了這樣的悲劇。

五是綠衣。首章是：「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是：「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三章是：「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四章是：「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鄭箋作綠，音團，黑色。綠衣即縹衣。古為故之假借，古人即故人。曷、什麼時候。「曷維其已」，「曷維其亡」，都是什麼時候才止的意思。這首詩，很顯然是一位男的看到他所穿的縹衣而想到了別去的故人。排列到這裡，它的情感背景也就顯出來了。綠衣既是縹衣，使我們想到縹衣說的：「縹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縹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縹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的「縹衣」，而綠衣與縹衣詩是一個作者，當無問題。

六是有子。首章說：「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二章說：「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三章說：「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之子歸」也就是燕燕的「之子于歸」，回到娘家。首章的「以」，二章的「與」，三章的「過」，都是過活的意思。處是憂。「其嘯也歌」，就是連哭帶歌。這也是一首又恨又愛的傷別詩，與以上各詩是同一的情感來源。

七是唐風的羔裘。首章是：「羔裘豹舄，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二章是：「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

(204)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居居、讀為裙裙，衣服盛貌（馬端辰說）。「羔裘豹祛，自我居居」，就是羔裘上鑲着的豹袖，是從我的人兒作得這樣好。之、是。故、也就是遵大路「不遘故也」的故。「維子之故」就是只有你是故人。究竟、我疑心就是現在說的講究。「羔裘豹祛，自我人究究」，就是羔裘上鑲着豹袖，是從我的人兒作得這樣講究。好、也就是遵大路「不遘好也」的「好」。「維子之好」就是只有你是好的。

以上七詩，都是他的妻子離別後所產生的情感。

### 十一、仲氏的改嫁

他的妻子回到娘家後，不幸又改嫁了。怎麼知道是這樣呢？有車鞶為證。車鞶一詩又是瞭解詩經的一大關鍵，我且詳細作一解釋。首章說：「間關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間關、輾轉（馬端辰說）。聲、即轆。思、發語詞。變、美貌。季女、小女兒，即四川話么妹。飢、渴、是指情感的飢渴，這是開季女的玩笑。候人也說：「孟女斯飢」。我們曾說過吉甫是喜歡開人玩笑的，他的離婚太太要再嫁時來看他，他還在開玩笑。括、會。「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就是她的來不是為了情感的飢渴，是為見面談一談。候人是寫吉甫求婚未遂的心情（下邊即講此詩），故開女的玩笑說：「季女斯飢」。這首詩是離婚後再見，故言「匪飢匪渴」，明明是照應候人一詩的「斯飢」。好、相好。友、愛。因為女的要再嫁，所以說「雖無好友」。這一章的意思就是：車轆不停地展轉，那位漂亮的么妹去了。她的來不是為情感的飢渴，而是想見面談一談。雖說沒有好的友愛，然也很歡樂，很喜歡！二章說：「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頭兩句是與，與詩義無關。辰、列女傳引作「展」；展、誠。與君子偕老「展如之人兮」的「展」同義。「辰彼碩女」就是那位誠實的碩女。我們在解釋遵大路一詩時，曾說女的為婆媳不和返回娘家，可是吉甫仍與仲氏是藕斷絲連。令德、善意。來教、見教。無射、無厭。二章的意思就是：那位誠實的碩女，好意地來這裡見教。我感到非常的快樂與安慰，我是永遠愛妳的。三章說：「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庶幾，多多地。三章的意思就是：雖說沒有什麼好酒，請你多多地喝一點；雖說沒有什麼好菜，請你多多地吃一點；雖說對你沒有什麼恩德，我們也已既歌且舞。四章說：「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緇爾，我心寫矣」。前四句都是與，與詩義無關。鮮、斯，與蓼莪「鮮民之生」，北山「鮮我方將」的顯同義。「鮮我緇爾，我心寫矣」，就是此次能夠看到你，我的心也就非常舒服了。五章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緇爾新婚，以慰我心」。頭四句也都是與，與詩義無關，後兩句的意思就是：看到你的新婚，我心裡很是安慰。從這首詩所寫的前後情節來看，女的不是改嫁了麼？假如是的話，又給我們開拓了一個新的園地，就是詩經中凡是有婚姻字樣的詩



篇，如我行其野、邶風與小雅的谷風、正月、角弓，甚而碩鼠、杖杜、葛藟、鷓鴣、小雅的黃鳥等詩，也都追尋出它們的情感根源了。

車臺裡提到「季女」，我們先把另一首也有「季女」的詩——候人，作一檢討，對於吉甫生平的瞭解，也有很大的幫助。之後，再回頭來看這些新開的園地。

候人說：「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周語說：「敵國賓至，……候人為導」。周禮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是候人為王迎送賓客的武士。何通荷。祿是受，禮記：「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馬瑞辰引）。這裡的候人與祈父的「予、王之爪士」的爪士，完全是一種人。伯兮也說：「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如此講來，吉甫曾作宣王的候人，似無問題。「彼其之子」，即指候人。「三百赤芾」，是說他帥領着三百個穿赤芾的人。這幾句詩的意思就是：那位候人呀，身上背着戈與殳，帥領着三百個穿赤芾的人。下章又說：「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是講他的婚姻不能稱意。「婉兮嬋兮，季女斯飢」，男的婚姻既不稱意，也使女的情感感到飢渴。所以這一首詩，應該是在吉甫尚未結婚以前，向女家求婚時所寫。由於這首詩，我們知道吉甫曾作過候人，他當候人的時候，曾向女家求婚未遂，與氓詩所寫的求婚未遂情形完全相合。婚姻的不稱意，是講男的向女家的父母求婚不成，故使「季女斯飢」，而這位季女是喜歡吉甫的。這不就是解釋「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麼？

候人一詩交代清楚了，回頭再討論有關婚姻的詩。

一是我行其野。詩言：「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好。我們疑心吉甫與他的妻子是姑舅結親，換言之，他娶的也就是他舅家的小女兒。再從詩經中有關愛情詩篇所顯出的地名，如桑中「洙之北矣」的洙，「淇之上矣」的淇，干旄「在浚之郊」的浚，淇與「瞻彼淇奧」的淇，都在衛境，所以我又疑心吉甫是在他舅家長大的。他一向住在舅家，現在婚姻斷絕了，也就不能不回到自己的邦家。所以說「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此詩又說：「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姻因於婦為姻（馬瑞辰說），所以姻仍指婿言。畜之牡者為特，指新婿。作者的開玩笑脾氣又來了，他稱自己為舊姻，稱新婿為牡牛，這是多有風趣的比喻。然她為什麼要改嫁呢？為的是新婿有錢。「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譯成現在的話就是：你要不為錢，那才怪呢？這裡發生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就是邶風的谷風與小雅的正月以及此詩，一提到新婚的時候，都連帶提到貧富的問題。谷風說：「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正月也說：「洽比其鄰，婚姻孔云：矧矣富人，哀此惻獨」！吉甫是窮的，新婚的女婿一定很富，當無問題。小宛說的：「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的富也指的是新婿。

二是邶風的谷風。這首詩，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六點：一、詩言：「宴爾新婚，不我屑以」。屑是肯。以是與。由於對方

(206)

結了新親，才不肯與他相處。二、對方所以再婚的原因，由於他窮。所以詩又言：「宴爾新婚，以我御窮」，與我行其說所說的情形相同。三、詩言：「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是國界，薄送我畿，就是趕忙把我送出國界。這是表示斷絕關係的意思。四、吉甫對岳丈家的貢獻很大，然因新婚的關係舊賬就一筆勾銷。所以一方面說：「何有亡？匪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另一方面又說：「不我能償，反以我爲仇。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前人都認此詩爲棄婦所作，婦人怎麼能說：「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呢？這明明是對國家對人民的功勞而言，婦人那當得起？五、詩言：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育、長、鞠、困窮、顛覆、跌倒。頭兩句詩的意思就是：以前常常是恐懼與困苦，並且曾經跌倒。後兩句詩的意義就是：既生既長，反把我當成毒蟲。這幾句詩原是無法解釋的，現在知道了吉甫是南仲的孫女婿，而南仲是周室的宗親，那末，吉甫從宣王四年的北征，五年的西征，六年的南征，七年的東征，一直是在恐懼與困苦中過活。現在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了，反把我當成毒蟲來看待！由這段事實來看，就可瞭解這段詩的意義。所以詩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暨」！暨就是怒（經義述聞說），「伊予來暨」，即維予是怒。六、詩言：「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這幾句詩值得特別注意。據魯申培的詩說解釋小弁一詩說：「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這個故事，固然不能據以解釋小弁一詩，但可有兩點認識：一、吉甫是有後代的，而這個後代是前妻所生。二、吉甫曾結過兩次婚，而頭一個妻子，或許就是南仲的孫女仲氏。如此說來，此詩的「我後」，就是尹伯奇。「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我自己你還不喜歡呢？何況我的後代。可能是他的妻子要把兒子帶去，而他不肯，所以有這樣氣忿的話。

三是小雅的山風。詩言：「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將恐將懼，置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我們曾說出車一詩是寫南仲出征獵獠，兵疲師老，危險萬狀，是由吉甫的增援，而使他轉危爲安，完成大原一役的勝利。宣王南征淮夷的時候，南仲參加，吉甫也參加，足證他們是共過患難的，所以說：「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南仲是舅祖公，吉甫是小外甥，所以又說：「將恐將懼，置予于懷」。現在孫女改嫁了，婚姻斷絕了，所以又說：「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吉甫是救過南仲的，現在要婚姻斷絕了，所以又說：「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這樣地巧合，難道是我們附會麼？

四是小雅的黃鳥。詩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瞭解了上幾首詩，這首詩就容易瞭解了。穀是祿，「不我肯穀」，就是不我肯祿。土本是憑仕而生活的，現在婚姻斷絕了，官位也失掉了，所以說不我肯祿。明、鄭箋說：「當爲盟、信也」。吉甫原與妻子有偕老之約，現在改嫁了，不是不可與盟麼？因爲婚姻的關係，在衛國作士，婚姻斷絕了，口

有回到自己的國家，所以說「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我諸父」。

五是碩鼠。首章是：「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二章是：「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所」。三章是：「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碩鼠、大鼠。吉甫稱她妻子不是「辰彼碩人」（車鑒），就是「碩大且卷」（澤陂），她的個子高大，想無問題。今稱「碩鼠」，象徵仲氏，等於「新特」象徵新婿，一樣是吉甫在開玩笑。貫、同慣，北方人稱溺愛人爲慣。「三歲貫女」，就是慣了你三年，與東山、隰的三歲又相合。直當讀爲職；職、所也。（經義述聞說）「爰得我所」即首章的「爰得我所」。之猶其。（馬瑞辰說）永同咏，永號即歌唱。吉甫當悲傷的時候，是拿歌唱來瀉忿的。「誰之永號」，就是誰還咏歌呢？

六是唐風的杕杜。詩言：「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如、與。姓、生。「不如我同姓」，就是不與我同生，也就是「不與我同父」，足證作者是身處異國。踽踽、踽踽，都是無所依貌。「獨行踽踽」，「獨行踽踽」，就是形容作者的孤獨。比、親。攸、助。「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就是道上的行人，怎麼不同我親近親近呢？我是沒有兄弟的人，怎樣不幫助我呢？這首詩是寫婚姻斷絕後，留在異國的悲傷，所以我們也列在這裡。

七是葛藟。詩言：「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完全是從妻子的稱謂。現在即令稱他人叫父，稱他人叫母，稱他人叫兄弟，他們也不肯眷顧我，不肯友愛我，不肯開問我。這一首詩也是寫婚姻斷絕後的情形，故也列於此。

八是園有桃。詩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無思」？又說：「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就是將心裡的憂愁，通通歌唱出來，換言之，就是通通宣揚出來。從上邊我們曾經討論過的詩，充分證明他將婚姻上的不如意都歌唱出來，這樣，在對方看來，不是驕是什麼？所以說「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吉甫在軍中的時候，曾將他的思歸情緒，也都唱出來，所以他人家也說他「宣驕」（鴻雁）。現在他又犯了這個老毛病。彼人、指他的妻子。「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她是對的，你還有什麼說呢？本來麼，他的妻子是「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然因婆媳不合，才回到娘家，回到娘家後又改嫁，改嫁以前還來看他，你能說她不對麼？這種苦惱，除吉甫本人外，別人是無法知道的，所以又說：「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思有憂意

(208)

。「蓋亦無思」，就是怎麼能不憂愁呢？行國、去國（陳奐說）。「聊以行國」，就是聊且離開這個國。「謂我士也罔極」與《詩》「士也罔極」，完全同義，且指的是一個人。這又證明了我們說的：「詩經中同一個單字，同一個成語，同一個字句，所表現的都是同一種情感，同一類事實」的正確。假如這首詩也是吉甫寫的，又足證明吉甫的身份是「士」，所以說：「謂我士也驕」，「謂我士也罔極」。

以上八首，都是婚姻斷絕後不得不返回自己家鄉的詩篇，如果都是吉甫所寫，那末，他的回國，可能是在夏季，因為這些詩裡的與中景物都在夏季。如園有桃的「園有桃」，「園有棘」；杜杜的「有秋之杜」，其葉青青，「有秋之杜」，其葉青青；「我行其野的「蔽芾其樛」，「言采其蓂」，「言采其黃」；黃鳥的「無啄我粟」，「無啄我黍」；葛藟的「葛藟荒」，都是夏季的景物。唯止那風谷風的「采葍采菲，無以下體」，「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小雅谷風的「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是冬季的景象；可是這兩首詩是在冬季寫的。我們曾說：「詩經中的興，固與詩義無關，然詩人感物起興，故興中所言的山、水、草、木、鳥、獸、蟲、魚，往往可以顯示寫詩的地點、時間與情感」，在此又可得一證明。

## 十二、冤家對頭

我們講仲氏又改嫁了，又嫁給誰呢？就是何人斯的「伯氏吹簫」的伯氏。怎見得呢？何人斯說：「伯氏吹簫，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我們從燕燕一詩，知道仲氏就是吉甫妻子的姓氏，這裡的仲氏也就是燕燕裡的仲氏。如貫，就是一串的意思。伯氏吹着簫，仲氏吹着篴，就是一唱一和。「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就是你們是一氣的，難道我不知道？伯氏與仲氏的關係這麼密切，不是夫妻是什麼？

然伯氏是誰呢？我疑心就是十月之交裡「家伯誰辛」的家伯。如果是的話，家伯又與家父同宗，家父既是吉甫，那末，我疑心家伯就是吉甫的本家弟弟。我所以疑心伯氏是吉甫的本家弟弟，其根據有三：第一、家父、家伯、從名字來看，當係同宗。第二、何人斯說：「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是伯氏到了吉甫的家鄉而不肯進入他的門。又說：「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查者之來，云何其盱」！又說：「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查者之來，俾我祇也」！是伯氏常常到吉甫的家鄉，而一次也不肯去看他，足證他們是住在同村。甚而何人斯又說：「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是現在說的甬道，就是自堂至大門的途徑。伯氏已到吉甫家的甬道，又聽見他左講話，而他不肯去看吉甫，很可能他們是住在一個宅院裡。第三、民勞、板與抑三篇裡的「小子」，都是指伯氏，而抑說：「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回未知，亦既抱子」。吉甫曾經耳提面命他，又曾經抱過他，其親切的程度可知。又說：「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訖」。可知

從小吉甫就教育他；現在吉甫老了，他還是不聽話。從同宗、同宅、從小就教育他來看，吉甫與他的關係可想而知了。

現在我們談到仲氏與伯氏結婚的年齡。何人斯這首詩與十月之交有關，十月之交裡提到幽王二年的「百川沸騰，山冢峯崩」，三年的「髮妻與大震電，五年的遷都于向」，六年的「日有食之」，那末，這首詩當寫在幽王七年左右。仲氏與吉甫的初戀是在吉甫平陳與宋的時候，平陳與宋在宣王五年的西征玁狁以前，而吉甫於宣王四年又北征韓西，平陳與宋也不可能在這一年。那末假設平陳與宋在宣王三年左右，他們的初戀也當在這一年，那時仲氏的年齡為十五歲。從宣王三年（西歷紀元前八二五）到幽王七年（七七五），仲氏已經五十歲了。她與伯氏的結合，即令不在這樣的年齡，相去也不會很遠，因為角弓一詩明明說：「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老馬是吉甫的自喻，青駒是喻伯氏。仲氏所嫁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知道了這些，詩裡關於婚姻的許多詩句，都可切實瞭解了。如我行其野說：「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你的新婚，要不為錢，那才怪呢？邶風的谷風也說：「安爾新婚，以我御窮」。也是講她為錢而結婚。正月也說：「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都是證明仲氏是為金錢而再婚。

然而伯氏是一位怎樣的人呢？就是巧言說的「無拳無勇，職為亂階」的人。拳、毛傳：「力也」。這兩句詩的意思，就是既無力，又無勇，僅止是禍亂的根源。我們現在就來追究他是怎樣的既無力，又無勇，僅止是禍亂的根源的事實。上邊引的竹書紀年說：「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六濟在什麼地方，無考，但另一條又說：「西戎滅蓋」。據王國維注釋說：「後漢書西羌傳：『其年戎圍犬邱，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此云滅蓋，乃「犬邱」二字僞合而為蓋字耳」。犬丘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南，也就是臨着周室的鎬京。戎已逼到鎬京，局勢是非常的危急，雨無正一詩說的：「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召曼說的：「今也日蹙國百里」，桑柔說的：「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瘡，孔棘我圍」，都是講這回事。因為犬戎西侵，日無寧止，所以皇父等才遷都於向以避難。

天下亂到這步程度，照道理應該使用能文能武的吉甫來平定，可是皇父不用他，所以他在節南山裡一方面說：「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這是吉甫的憂國憂民。一方面又說：「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宜空我師」，就是不宜閒着我的民衆。是吉甫求着出師而不可得。正月又說：「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都是急於求用的意思。然為什麼不用他呢？雨無正說：「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憤憤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謔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芻蕘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楚語說：「居寢有誓御之戒」，是誓御為內小臣。吉甫曾作過宣王的候人以及虎賁之士，故言「曾我誓御」，就是曾經作過誓御之臣的我。「憤憤日瘁」，就是因天天憂愁而成病。他是不會講話的，他所想的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所以一天一天倒霉；可是會講話的人呢？話講得過

(210)

滔不絕，所以日居高位。換言之，就是吉甫之所以不被重用，由於被一位能講大話的人搶去了。所以巧言說：「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碩言，就是現在說的大話。「蛇蛇碩言」，就是大言欺世的人。以大話欺世，臉皮也太厚了。由此，使我們找到了伯氏所以致死的原因。茲詳細敘述如下。

現在我們先再探討一下吉甫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十月之交說：「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棗子內史，蹇維趣馬，楫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我們把這些人物的關係分清楚了，吉甫的政治環境也就可知了。

皇父就是常武的「大師皇父」的皇父，他原為宣王太師。據竹書紀年所載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是於幽王的時候，兼着太師與尹氏双重官職。果如毛傳所說，吉甫曾為宣王尹氏的話，那末，這時候吉甫失位，尹氏的位置派給了皇父。函皇父教說：「函皇父作周嬀盤、盂、尊、器、敦、鼎。自冢鼎降十。又兩壘兩壺。周嬀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據王國維考釋說：「周嬀，猶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為作腰器者」。十月之交「艷妻」，魯詩本作「閭妻」，皆此敦函之假借字。函者，其國或氏，嬀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為姜為嬀，均非嬀姓。鄭長於毛，即此可證。所以他認為閭妻是厲王之后。函皇父教的出現非常重要，可是王國維認周嬀是厲王的后，則又是猜想。他說：「鄭長於毛」，而鄭氏在白華一詩箋說：「嬀嬀，褒人所入之女，嬀其字也，是為幽后」。鄭文並沒有說嬀嬀姓嬀，怎見嬀嬀不就是嬀嬀的姓呢？艷妻，就是艷麗的妻子，指嬀嬀。因為吉甫所擁戴的是中后，故稱嬀嬀為嬀妻。嬀、熾盛。方處為竝處（俞樾說）。「艷妻煽方處」，就是艷妻熾熱地與他們在一起。如此講來，皇父的女兒就是嬀嬀，而皇父與幽王有婚姻的關係。節南山詩裡所諷諷的「瑣瑣姻婭，則無臚仕」，僅憑丈人爺與女婿的關係，不應該有這樣大的官，正是諷刺皇父了。由此，也可知為什麼皇父領着頭兒來擁護嬀嬀的緣故。可是誰在這樣批評皇父呢？節南山說：「家父作誦，以詖五詗」，家、吉、同聲通假，家父就是吉甫，也是今甲盤的「今白吉父」的吉父。

「仲允膳夫」的仲允是誰呢？若將詩經中的南仲、仲氏、孫子仲、仲允等人作一綜合的研究，就可得到點消息。常詩說：「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毛傳說：「王命南仲於太師，皇父為太師」，是將太祖解為太廟。如此解釋，即令「南仲太祖」一句勉強可通，然與下句「太師皇父」怎麼連接呢？詩明說：「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備玁狁」，南仲與皇父並稱，明明是為左右卿士。太師是官職，太祖也應是官職一類名稱。可是古史上找不到「太祖」這樣的官職。鄭箋感到毛傳的不可通，於是又改變說：「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使人更胡塗了。一方面，將南仲推遠到文王的時候，那末，與出車一詩的南仲就變成前後兩個人，另一方面皇父又變成南仲的後代，使詩句更無法解釋。我們疑心太祖是輩份的稱謂，如同曾孫、公孫、孫子等稱謂。太祖也就是祖父，古人稱外祖父與祖父相同，都稱祖父。吉甫與他的妻子既是姑舅結親，南仲又是他的老丈人爺，故稱「南仲太

祖」。常武這首詩只是吉甫記述他所看到的事跡，故以他的立場稱南仲爲太祖，稱皇父爲太師。這樣解釋好像很離奇，其實，再將孫子仲與仲氏等人的彼此關係搞清楚後，也就知道一點也不離奇。擊鼓說：「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洵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從「土國城漕，我獨南行」看來，是作者者由漕這個地方出發南征。再從「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以及「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看來，是作者與他們的愛人剛剛定了情，而就遠離，以致他的愛人不相信他。我們曾說：吉甫是在衛國舅家長大的，這首詩可能寫在未征玁狁以前，換言之，就是宣王五年以前。那時，他在衛國，隨從孫子仲，出征陳宋。而孫子仲是誰呢？仲是姓，與南仲同姓，我疑心「孫子」與「太祖」一樣，也是輩份，就是孫子輩的仲。甚而我疑心，吉甫的丈人爺也就是南仲的兒子。「仲允膳夫」的仲允，又是孫子仲的兒子。仲是姓，允是名。南仲到幽王的時候可能死亡，由「番維司徒」可證。南仲在宣王時爲司徒，現在任司徒的是番，不是由於南仲的死亡，就是由調換職位，而死亡的成分最大。現在他的孫子仲允與皇父拘結起來，謠事幽王。燕燕的「仲氏任只」的仲氏，我們說是吉甫的妻子，而何人斯的「伯氏吹簫，仲氏吹篴」的仲氏，是否就是燕燕的仲氏呢？我們的答案是的。因爲何人斯寫仲氏改嫁後，有次回到吉甫的家鄉，連看「吉甫也不去，所以詩言：『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意思就是：兩個人在一起走，誰闖下了這個禍？爲什麼經過我的門，不肯進來看看我？現在不像從前了，說起我的不好來！詩又說：「伯氏吹簫，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簫篴是兩種樂器，據顧棟高的毛詩類釋說：「簫、篴，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閉，則爲應鐘，蓋相應和也」。「伯氏吹簫，仲氏吹篴」，就是說他們一唱一和。仲氏是女性，她與伯氏這樣地一唱一和，當然是夫婦關係。詩又言：「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罔有桃說：「謂我士也罔極」，罔也說：「士也罔極」，都是仲氏責備吉甫的話，這裡的「罔極」，也是在批評吉甫，不過吉甫反擊說：你還腆着臉說人家不好。我作這首歌，就在糾正反覆無常的人。所謂反覆無常的人，正指仲氏，因爲她以前是愛吉甫的，現在又同伯氏一起來罵吉甫。所以何人斯一詩，也是吉甫所寫，毫無問題。

皇父、仲允、家伯的關係弄清楚了，「蹇維趣馬」的「蹇」是誰呢？我想就是韓奕一詩的蹇父。他姓姑，與吉甫同宗，甚而可能是吉甫的本身哥哥。邶風的柏舟說：「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鄭風揚之水也說：「終顯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青蠅也說：「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所講的都是老兄弟倆的話，很可能，就是指蹇父。再從柏舟說的：「日諸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與十月之交說的：「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完全相同，可知這兩首詩是同時之作。幽王的時候，吉甫已經七十多歲，蹇父或許比他大一點，當然是老兄弟倆了，所以有：「終鮮兄弟，



(212)

維予二人」的老年人口氣了。

知道了這些人的關係，也就知道吉甫所處的政治環境。他是擁護申后的，所以正月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他是擁護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的，故說：「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所謂「大宗」，所謂「宗子」，都是指宜臼。雨無正的「周宗既滅」與正月的「赫赫宗周」的「宗」，就是指大宗、宗子而言。所以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指廢宜臼而言，並不是說滅了周室。前人誤認此詩為平王以後的詩，現在可以知道不對了。他既擁護申后而宜臼，而他四圍的人都是擁護褒姒與褒姒所生的兒子伯服，你看他的環境惡劣到什麼程度！

同時，他又批評那時候的政治。一方面批評當時權重一時的皇父說：「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師是大師，尹是尹氏，皇父這時兼有太師尹氏及重要職，詩所謂的「赫赫師尹」，就是指皇父。「民具爾瞻」就是老百姓都看着你的。卒斬、終絕。「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就是國家就要終絕了，你怎麼也不看一看呢？下邊就又批評說：「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瑄瑄姻亞，則無暱仕」！「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就是你不躬親視事，老百姓是不信任你的。罔，誣罔。君子是在位者。「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就是你不問政事，不要白當了君子。夷、平；已、止，都是指戰亂。「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就是把戰亂平定下來，不要變為無用的小人。「瑄瑄姻亞，則無暱仕」，就是僅憑丈人爺與女婿的關係，不應該有這麼大的官。這樣的批評，多末苛刻。甚而他又說：「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就是你作惡正多的時候，我會看看你的矛，想與你分開。他恨皇父恨到什麼程度！由此使我們想到伐檀說的：「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稂不莠，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稂不莠，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也是批評皇父的。節南山的末章說：「家父作誦」，提到了作者，家父就是兮甲盤的「兮吉父」的吉父，吉家一聲之轉。家父既是吉甫，這首詩是吉甫所寫，就有金文上的證明了。還有十月之交的「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也是批評皇父的。皇父是那時的太師尹氏，還兼着卿士，權重天下，而這樣地批評他，怎麼不為他忌恨呢？

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當時的三事大夫說：「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小人是說：「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迺言是聽，維迺言是爭」。召曼也說：「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昃圖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他把那時的百官都罵到了，怎麼不引起百官的仇恨呢？

然而他所批評最激烈的，同時也是恨之入骨的，是巧言說的：「蛇蛇頤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的巧言之人。是「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慝，爾勇伊何」的無勇之人。是何人斯說的：「伊誰云從？維暴之云」的暴徒。是瞻印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的暴君。是巷伯說的：「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的譖人。這個人是誰呢？就是何人斯「伯氏吹簫，仲氏吹篴」的伯氏。怎見得伯氏呢？何人斯又說：「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鬼蜮本是惡物，他們連鬼連蜮都當不上，還有臉來說人家的不好！你看吉甫恨他到什麼程度？同時又說：「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就是犬、豕、雞，用以祭神鬼。這兩句詩的意思就是：我趕快拿這三件東西把你們送走了！這又是恨到什麼程度！

瞻印裡說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人之云亡，心之憂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就是悲傷伯氏的死亡。瞻印又說：「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這幾句詩就是講他死的應該。鞠爲鞠獄之鞠，就是窮究的意思。鞠人就是窮究別的人。正月說的：「彼求我則，（則作敗講，于省吾說）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正是鞠人的解釋。忮是狠。忒是惡。譖是誣害。極是正。慝也是惡。這幾句詩的意思就是：窮究的人，也太毒狠了，開始誣害別人，現在反而身受其害。你難道說不應該麼？誰讓他這樣作惡呢？君子們早就知道，他要得到三倍的惡果呢！這不與巷伯等詩所恨的情緒完全一致麼？

伯氏是無力無勇的，所以巧言裡批評他「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慝，爾勇伊何」？可是他喜歡說大話，所以巧言說：「蛇蛇頤言，出自口矣」，桑柔也說：「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不畏忌」！匪作彼講。不讀不。「匪言不能」，就是他說無所不能，因而下邊接着「胡不畏忌」的慨歎語。他不僅止喜歡說大話，而且喜歡鑽營，所以桑柔又批評他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巧言也說：「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然他爲什麼要這樣說大話爭強呢？這裡邊就與仲氏有關係了。

仲氏嫁的原是吉甫，吉甫是文武全才的武士，樹立了許多戰勳，對國家的功勞很大。現在嫁給伯氏，被吉甫批評爲「無拳無勇」，這與仲氏的面子很難看，所以她鼓勵他作出點事業來看看，結果，就死到了戰場。瞻印一詩不是提到伯氏的死亡麼？同時，也提到了他死亡的原因。詩言：「哲婦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我們以前都以爲這段詩是講褒姒的。現在才知道不對了。哲婦、聰明的女人。懿與噫通，歎悲聲。梟、鷂、兩種鳥名。貓頭鷹之類，混稱鷂梟。聲音難聽，俗謂聽到它的聲音的不詳。（屈萬里先生說）婦寺、婦寵。（屈先生引毛詩會箋說）。這幾句詩的意思就是：聰明的女人，可以成城，也可以傾城。可惜這位聰

(214)

明的女人呀，變成了鴿！變成了梟！女的要有長舌，那就變成禍亂的根源。這次的禍亂，不是由天降下來的，而是由女人產生的。既不教導，也不誨訓，一天到晚只是寵愛，那有不生禍亂的理由呢？詩又說：「婦無公事，休其羣穢」，就是人們不要管公家的事，好好地去做蠶織吧！你們看，這不明明說伯氏之死，由於仲氏的緣故麼？由此，我們可以斷定瞻印首詩寫在幽王六年。

知道了吉甫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伯氏的為人，那末，吉甫的後果也就知道了。角弓說：「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位是不能讓的，死了才算完，可是伯氏奪取了他的土地民人。瞻印說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就是指這件事。女就是指伯氏。還有十月之交說的：「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微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抑同噫。時、是。微同撤，毀的意思。卒同瘁。汙，貯水。萊，生草。戕，戕害。這幾句詩的意思就是：噫皇父呀，怎麼能說你的不是呢？然爲什麼你爲我的事而不同我商議呢？把我的房屋也扒了，田地也毀了，反而說『不是戕害我，禮上應該這樣』呢？原來在周朝的時候，士的土地房屋，是由作仕而來，仕又建築在宗法與婚姻關係上，吉甫原來在他舅舅家作官，現在婚姻斷絕了，官也就失掉了，所以土地房屋都要收回去，所以皇父說：不是我要害你，禮上應該是這樣的。吉甫是不能怨恨皇父的。知道了這些，那末，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弁、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蕓柳、民勞、板、抑、桑柔、瞻印、召旻這些吉甫晚年的詩都可瞭解了。

到這裡，我們就要問吉甫的最後結果是怎樣呢？他變成了孤獨的老頭，很悲慘地死掉了！怎見得呢？有鴿鴿爲證。

鴿鴿這首詩，幾千年來都認爲是周公貽成王的詩，現在也知道不對了。首章說：「鴿鴿！鴿鴿！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上邊我們會說鴿鴿是象徵仲氏，現在象徵的仍是她。子，指伯奇。正義引王肅說：「勤，惜也」。「恩斯勤斯」，就是開恩吧！憐惜吧！鬻，稚。鬻子，即稚子。整章的意思就是：鴿鴿呀鴿鴿！你既把我的兒子領去了，不要再毀我的房子吧！開恩吧！憐惜吧！憐憫憐憫我的稚子吧！第二章是：「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屬戶；女下民，或敢侮予」！微，取。桑土，桑根。綢繆，捆綁。下民，小百姓，與板、十月之交的「下民」同義。侮予，欺侮我。第二章的意思就是：在天還沒有下雨的時候，拿些桑根，把窗戶門捆綁捆綁。現在你們這些下民，竟敢來欺侮我！三章是：「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拮据，窮困。租，茅藉（馬瑞辰說）。卒，當讀頤，窮的意思。瘁也是病。三章的意思就是：我的手頭窮困了，我所採的是茶葉，我所蓄的是茅藉，我的嘴也病了，因爲我沒有了家室。四章是：「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譙譙，脫落。脩脩，凋敝貌。翹翹，危險。嘒嘒，恐懼。四章的意思就是：我的羽毛脫落了，我的尾巴無力了，我的屋子搖搖欲墜，在風雨中漂搖。我的聲音是在戰慄中喊叫。這是多末悲慘、淒涼的生活！經詩裡沒有幽王十一年以後的詩，也就是說沒有幽王被弑的詩。這是吉甫最

後的歌唱，也是他最後的情況。那末，這首詩恐怕也是一首吉甫最後的詩了。吉甫原是南燕人，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清豐縣人，可是他的墳墓，發現在現在的山西省汾陽縣。（見竹書紀年義證三八四頁，藝文印書館版）或許是被逐放，或許逃難而死在這裡，於是就埋在這裡了。

我們提綱挈領地將吉甫晚年的詩，如蓼莪、邶風的柏舟、牆有茨、鄭風的楊之水、采芣、汧水、節南山、伐檀、十月之交、雨無正、巧言、巷伯、青蠅、抑、桑柔、何人斯、召晏、瞻印以及他的最後一首鵲鳴、通通都連結起來了。這樣不僅使我們進一步瞭解了詩義，而且也瞭解了歷史事實。對吉甫是詩經的作者這一點上，更增加了信心。

### 十三、吉甫的生平與個性

從前邊所連貫的詩篇，使我們對吉甫的生平，有了深刻的瞭解，且將他的生平作一概述。他是現在的河北省清豐縣人，從小在舅舅家長大，也就同外祖父輩的南仲孫女兒，也就是孫子仲的小女兒仲氏相識，發生愛情，也就彼此私定婚約。由於家長的反對，婚姻拖延着，於是產生了許多許多纏綿悱惻，時憂時喜，時歡時懼的情歌。大概在四十歲左右，始與仲氏結婚；想不到，婆媳不合，在他東征三年回來的時候，他的太太鬧着回娘家。可是他們的情感非常要好，他又離不得她，當她回娘家的時候，他為多見兩天面，曾經親自送她，而且送得很遠。這樣，他又寫了幾首情詩。太太回娘家後，於幽王五六年的時候，又改嫁給他的本家伯伯，另名伯氏的這個人。這個人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小人，他為忌妒吉甫，（本來壓，太太回娘家後，他們的恩情仍未斷絕，自然會引起伯氏的忌妒）。最先，挑撥吉甫與仲氏的感情，仲氏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也就與後任的丈夫連串起來製造吉甫的謠言。他本於太太回娘家後，仍在舅舅家作官，而今也被逼回到自己的邦家。而自己的族長厥父，也與他的政見不合。他的太太改嫁後變成了長舌婦，還喜歡過問政治，結果，她的第二任丈夫伯氏也因出征六濟而喪亡。以上是吉甫的情感生活，其次再述他的事業。

他出身貴族。他的祖先歷代都作着尹氏的官，到他的時候，已變成衰宗落族，因此，他承受了尹氏的教育，對於文字的教養很好，所以成為第一流的文學家。他的父親死得較早，所以他的家非常窮困。因此，使他產生了許多篇因窮而想念父母的詩篇。他從小就出征，開始是以普通的武士身份出征的。秦風的無衣說：「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就是寫以普通武士的身份參加戰爭。到後來，稍稍得了點爵位。唐風無衣說：「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就是他得了六等七等的爵位。他於宣王四年，隨厥父北征韓西，五年，隨南仲西征玁狁，六年，隨召伯南征淮夷，七年，隨仲山甫東征齊魯，功勞都是很大。天下太平了，他的倒楣也就來了。接着就是妻子的回娘家，而致婚姻破裂。到幽王的時候，他已經是「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了。

(216)

他的性格很耿直，有什麼話講什麼，他所感到的，他都唱歌唱出來，於是引起對方極端的反感。他在軍隊的時候，思念家室的情緒統統都唱出來，這是有亂軍心的，所以人家說他「宣驕」。他與妻子離別後，他也把斷絕後的恩恩怨怨統統唱出來，所以人家又說他「驕」，說他「罔極」。他又喜歡批評政治，上自皇父，下至他的同僚，無不批評，所以人家恨不得殺掉他。

他有幽默感，把事情看得很開。在愛情失意的時候，他能說：「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衛門）？在他太太要改嫁的時候，他能說：「觀爾新昏，以慰我心」（車壘）。在他出征，極端想念家室，甚而想逃跑的時候，他能自己安慰自己說：「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小明）！他請家親戚來喝酒，人家都不來的時候，他能說：「迨我暇矣，飲此清矣」（伐木）。他在沒有太太，沒有家，沒有室的時候，他能說：「天之沃沃，樂子無知」！（鄭箋：「知、匹也」）。「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隔有義楚）

他喜歡開人家的玩笑。他描寫某位公孫（可能是衛武公）說：「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老狼在走路的時候，申着脖子，托着肚皮，前走後退的時候，不是踩到胖脰的肉，就是踩到自己的尾巴，這不是形容一位長鬚子，大肚皮，穿一双帶鉤鞋子的老頭兒麼？他常常開自己愛人的玩笑。他的婚姻受阻撓而不能結婚時，他說：「婉兮婉兮，季女斯飢」（候人）！飢是情感上的飢餓。他的離婚太太來看他時，他說：「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車壘）。他早晨不願意他太太起床，想多溫存一會兒，他開玩笑說：「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無庶，乃庶無倒文（馬瑞辰說）。憎、惡。詩義就是：蟲在薨薨地飛，我很願意你同睡；可是朝會的人已經回來了，不要以為我誤了你的事而恨我。他又開一位穿白衣少女的玩笑說：「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綯巾，聊樂我員」。「出其閨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綯衣茹蔥，聊可與娛」（出其東門）。那末多的女孩子，只有那件穿白衣服的，聊且可同他玩一玩。這話說得多末刻薄！

他很天真，他有什麼長處，一點也不掩飾地誇耀出來。鄭風羔裘說的：「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的「彼其之子」，就是他。還說：「揖我謂我儂兮」，「揖我謂我好兮」，「揖我謂我臧兮」的「我」也是他。汾沮洳的「彼其之子，無度」，「彼其之子，美如玉」，「彼其之子，美如玉」的「彼其之子」也是他。甚而我們相信猗嗟裡所讚美的「巧趨兮，射則臧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也是他。他是衛侯的外甥，「展我甥兮」的甥就是他。這句話可能是南仲一類人物對他讚美的話。他有這種自誇的習慣，所以在六月裡誇耀自己是「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崧高與烝民裡又譽自己的誦是「穆如清風」，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吉甫之所以成為吉甫，有其凜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假如我們把詩經裡所有「儀」與「威儀」兩詞作一歸納，就可發現作者的道德律，以及他的人格之偉大。鴟鵂說：「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說：「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湛露說：「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菁菁者莪說：「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小宛說：「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之初筵說：「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文王說：「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我將說：「儀式刑文王之典」。抑說：「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烝民說：「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說：「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從這些儀字的用法，可見儀對於一個人的重要。實際上，儀是威儀的簡稱，我們再看威儀。賓之初筵說：「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又說：「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怱怱」，既醉說：「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說：「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假樂說：「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民勞說：「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板說：「威儀卒迷，善人則尸」。抑說：「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敬慎威儀，無不柔嘉。烝民說：「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瞻印說：「不弔不淑，威儀不類」。執競說：「降福穰穰，威儀反反」。泮水說：「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從此，又可知威儀對於一個人的重要。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有一段解釋威儀的文字，我們且引在這裡，一方面可以看出威儀的意義，另一方面也可知威儀的重要。這一段文字是：「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敬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這段話，將威儀的重要性講得多末明白，吉甫所終身誓守的，就是這種威儀。所以邶風的柏舟說：「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的柏舟也說：「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假如沒有威儀，就該挨罵了，所以相鼠說：「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吉甫以威儀來批評別人，同時，也以威儀來繩束自己，這是他的人格所以凜然的緣故。

從吉甫的生平與性格看來，他命定的是一位文學家。第一、他敢於赤裸裸地將自己所感所見的，毫不保留地講出來，這是一般人所萬萬作不到的，而他作到了。其次他的性格，命定地使他在政治上，甚而愛情上失敗；這種失敗，正是他歌唱的材料。有了文學家的基礎——耿介的性格，再加上生活與文字的訓練，他就成了我國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一位文學家。他的偉大處，在他不說一句謊話，不說一句裝飾的話，有什麼說什麼，見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件事情、沒有一個

(218)

地名、沒有一個人名是假的。他所寫的與古史所記載的，絲毫沒有差別。他證實了古史，古史也證實了他。詩經才真正是一部詩史。他使依利亞特與奧底塞那些參加想像與神話的詩史要相形失色。我們一向認為屈原是我國第一位大詩人，現在看來，屈原該讓位了，該讓給他更偉大的吉甫。我所以說吉甫比屈原更偉大，因為屈原的生活範圍沒有吉甫那末廣，屈原也沒有吉甫那末坦白，只不過他的想像力比吉甫強些罷了。然這是南北民族性格的不同，這種民族性的表現，在吉甫來說，也是值得表揚的。

既然知道了吉甫的生平，我們再為他算算歲數，看他什麼時候的人。北山說：「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剛，經營四方」。將、毛傳：「壯也」。曲禮說：「三十曰壯」。北山這首詩為宣王五年，假定他這時是三十歲。桑柔說：「靡盬旅力，以念穹蒼」，板也說：「老夫灌灌」，又說：「匪我言耄」，抑也說：「亦聿既耄」，都提到老，都提到耄。這些話我們斷定他寫於幽王六七年，由此吉甫的歲數，就可大體算出來了。宣王五年吉甫是三十歲，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四十六去五為四十一，四十一加三十為七十一，再加上幽王的七年，為七十八歲。禮記說：「八十、九十曰耄」，七十八歲的吉甫，也可以稱「老」稱「耄」了。詩經裡沒有幽王十年以後的詩，吉甫可能就在幽王七年左右，那末，吉甫享壽七十八歲，大概不會相差很遠。如此算來，幽王七年是西歷紀元前七七五年，上推七十八年，是西歷紀元前八五三年，也就是厲王二十六年，吉甫的生，恐怕就在這一年。西歷八五三年為西歷紀元前九世紀，與荷馬為希臘九世紀的人正相同。真真想不到，東西兩位最偉大的史詩詩人竟是同一世紀的人！

寫到這裡，我們對詩經總算有了一個概括的認識，不禁使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原來詩經是這末一回事！

#### 十四、詩經的六層鏽

可是詩經的面目整整被掩蓋了兩千多年！其所以被掩蓋的原因，因為生了層層的鏽。詩經就像一座周鼎，在地下埋了兩千多年，生了層層的鏽，也就不容易看到它的真正面目，「詩無達詁」就是這樣產生的。

第一層鏽就是毛序。毛序是集春秋戰國以至西漢斷章取義的說詩的大成。春秋戰國時代，士大夫聘問時的引詩賦詩，固然是斷章取義；孔孟的說詩，也是斷章取義；西漢的韓詩外傳以及漢儒的引詩，沒有不是斷章取義。可是毛序根據這些斷章取義的說詩，就認為是詩義，使詩經蒙上了一層鏽。不說別的，就拿左傳裡的賦詩來說，所有賦詩，都是唱詩的一面，以合己意。如閔公二年左傳說：「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餞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穆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這明明是講許穆夫人唱載馳的首章：「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



，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來表示自己的心情，與整篇詩意毫無關係。可是毛序據此說：「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細細分析起來，序與詩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亂說一起。詩明明說：「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怎麼說：「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而不能去呢？其為附會，則可想見。再如隱公三年左傳說：「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宮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這明明是唱碩人的第二章：「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來讚美莊姜的美。而毛序依此立說道：「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試問：這首詩與有子無子有什麼關係？又與嬖妾上僭有什麼關係？詩裡明明說：「說于農郊」，新娘還沒有到家，怎麼就談到生子不生子呢？毛序就是這樣東收集一點，西收集一點，再加上自己的臆說而雜湊成的。詳見拙作「詩序探源」一文，此處不再重複。

第二層鏤就是十五國風與雅頌之分。風雅頌的分類，由於誤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請觀周樂的一段話。我們且把這段話引在下面，看看實際的情形。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之基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鄭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這一段話裡所講的，沒有一句不是關於音樂，且明明說：「請觀於周樂」，接着就是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等等，而最後又重複提出「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可是，周樂失傳後，後人誤以三百篇就是周樂，這樣一相混，於是就根據這些國名與雅頌的名稱，而將三百篇作一硬性的分配，詩經就又蒙上一層鏤。十五國風的名稱出現很

(220)

晚，在孔子的時候，提到詩經時，不是單稱「詩」，就是稱「詩三百」，根本沒有國風的名稱。如他提到「鄭」的時候，則說「放鄭聲」，「鄭聲淫」(衛靈公)，「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提到雅頌的時候，則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提到周南召南的時候則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他說：「為周南召南」，為當作演奏講，就是演奏周南召南的樂；如果是指詩篇，詩篇怎麼「為」呢？由此可知，在孔子的時候，詩經並沒有分為風雅頌三部分，更沒有分出十五國風。孟子書裡，提到詩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分類的跡象。直到漢朝初年，還沒有「國風」的名稱，傅斯年先生在他詩經講義「國風」一詞起來甚後，已經講過。所以詩經的分為風雅頌，且將風又分為十五國風，是由漢朝的經學博士開始。我們只看魯有魯詩譜，齊有齊詩譜，韓有韓詩譜，毛有毛詩譜，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鄭詩譜，就是鄭玄所編的詩譜，就知道詩的原來次第，並不如此。鄭詩譜的序說：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是與？

這明明是鄭玄編了詩譜後，說明所以這樣編的理由，最後，徵求讀者的同意，所以說：「其諸君子，亦有樂是與」？從此，他在各個國裡找些歷史事件來附會，使詩義簡直不可瞭解，這是第二層鏽。(詳細論列，請參看拙作「六義的發現」一文。)

第三層鏽是興的誤解。我曾將詩經裡毛傳認為有「興」的一一五篇詩作一歸納，才知道在毛傳的時候，可能知道「興」就是「起」，與詩義無關，所以他很少把興與詩義扯在一起。到了鄭箋，就把「興」解為「喻」，所有的興，都與詩義發生了關係，於是產生了許許多多離奇的解釋。到了朱熹，就更不知道興的意義，於是興而比，比而興，興而賦，賦而興，興而講一起。例如關雎一詩，毛傳的「興」注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下，這是正確的。雖然他與鄭箋都將「興」解為喻，然興的地位還沒有擺錯。到了朱熹，就將「興」的位置移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如束」下，使整章詩都變成興了。難怪他要胡里胡塗，也不知道什麼是興了。這是第三層鏽。(亦請參看拙作「六義的發現」一文)

第四層鏽是鄭箋。鄭玄的學識本來淵博，加上他是注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後再來注詩經，用他豐富的知識，一時腦兒都加在詩經身上，這是詩經的一大不幸。他受了孟子的「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的影響，就像現在一樣，要給詩篇注出時代背景、社會背景與歷史背景。可是他沒有時間觀念，也沒有地域觀念，他不管時間相隔幾百年，地理相差幾百里，只要是類似的事件，類似的地名，他都附會到詩篇上。在他的博學的玄耀下，人們也不敢分曉他說的是否正確。他的影響很大，在唐的時候，還流行一句話，就是「寧信鄭箋，不信經文」，你就知道他的偶像多末穩固了。實際上，他的注解，沒有問題的，實在太少。從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裡就可看出。這重鏽相當厚，一直影響到現在。(另有拙作「漢儒對詩學的貢獻一文」來討論此事。)

第五層鏽是朱集傳。從宋儒歐陽修的詩本義起，本來給詩經研究放射一道曙光，就是懷疑漢儒的附會，想從詩經的本身來發現詩義。這本是一條光明的大道，可惜他們缺乏清儒那套考證學、訓詁學的工具，而只是懷疑；加上道學的、主觀的分成，而成了朱集傳這種成就。朱熹把所有關於男女的詩都認為是淫詩，再加以他對與的不瞭解，給詩經又增加了一重鏽。從此以後，有人擁毛鄭，有人擁朱傳，壁壘森嚴，莫衷一是，使詩義更加混亂。

第六層鏽是歷代猜謎式的詩解。在層層厚鏽之下，詩經變成了一個謎；然而誰也想猜這個謎，誰也想揭開這個謎底，事實上所猜想的，又都變成了新鏽。在漢朝的時候，已經承認「詩無達詁」，你想怎麼解就可以怎麼解，我沒有力量駁倒你，你也沒有力量駁倒我，只有兩存，於是產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兩全其美的說法。這樣，使詩經的鏽，愈來愈厚。幾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詩，每一首詩都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假如要鑽到鏽層裡去，保證你永遠出不來。到了清朝，戴東原就乾脆承認詩義是不可尋求了！

既然層層是鏽，而我們怎樣剷除這些鏽呢？用的是統計法。凡遇無法瞭解的一個字，一個詞，一句詩的時候，我們就將詩經裡的這些字，這些成語，這些詩句統統作一歸納，自然而然就發現了他們的統一的意義。不僅止發現它們的意義；主要的，還在發現了他們所表現的文物制度與思想情感。由於文物制度與思想情感的發現，更加强了他們的意義的正確性。十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一點一滴，一步一步地來作詩經的鑽研。開始發現歌與詩的不同，其次發現詩經的士就是武士，再其次發現詩經的七大類，最後才發現作者。統計、統計、凡遇困難的時候，就作統計，終於發掘出詩經的原來面目。但我們說統計，並不是單單作些數目字的統計；而是由數目字裡發現現象，等於工業心理學由數目字發現現象一樣。然當解釋現象時，仍需其他的方法與知識。現代研究的文學的方法共計三十五種，就是歸納、演繹、科學、判斷、歷史、考證、比較、道德、社會、宗教、政治、經濟、思想、民族、地理、心理、心理分析、印象、鑑賞、審美、音韻、修辭、文法、訓詁、傳記、箋注、年譜、繫年、文體、校刊、蒐補、辨偽、意象、意識以及統計。這三十五種方法，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比如我們只從訓詁的、考證的、歷史的，只能在這些方面有點貢獻，而對整體就無法解決。如想解決整個問題，只有將這三十五種方法綜合起來，始能面面俱到。然怎樣才能使這些方法綜合地來呢？路有兩條。我們既知文學是意識的表現，那末就得順着意識才能追出詩篇的真正意義。然又怎樣才能追出作品的情感呢？就是先用統計法而求其現象，然後再用各種方法而尋求意識。於是三十五種方法，也就通通統一了。我們這些年來，最得力的治學工具就是意識與統計，意識是指南針，它指導我們所走的方向；統計是開路機，凡是遇到困難，只要使用它，困難沒有不迎刃而解的。到此，我不妨向讀者推薦一番，請你們也試試看！